

增訂史記評林

大鄉穆
伊地知貞麿
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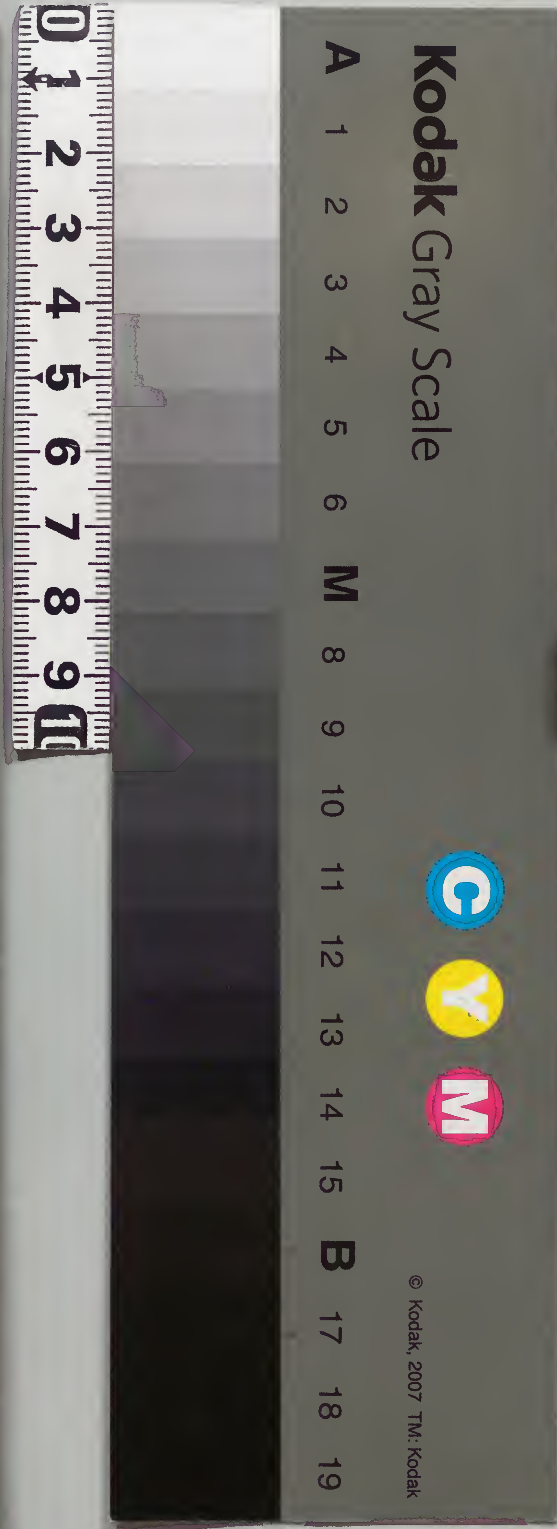
四

漢正二號

漢書門類
五六六號
一函
四架
二七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五六六號	一函
二七冊	二九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66
冊數	27 (6)
函號	279 35



史記評林卷之七

項羽本紀第七

索隱曰項羽崛起爭雄一朝假號西楚竟未踐天子之位而身首別離斯亦不可稱本紀宜降為世家

項籍者下相人也

地理志臨淮有下相縣○索隱曰縣名○應劭云相水名出沛國沛國有相縣其水下流又因置縣故名下相也○正義曰

字羽

索隱曰按序傳羽字子羽也

初起時年二十四其

父項梁

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

翦所戮者也

項氏世為楚將封於項

籍是以前記名姓而已

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

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

有櫟陽逮

答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

黃震曰遷以羽嘗率天下而紀之秦漢之間曰過矣然既君之而文字之抑揚之義豈有在歟
唐順之曰不緒年
月一陸鎮去絕佳
見筆力
王維曰即敘世系無一迂語
茅坤曰籍紀中撥入項梁八事籍綜而序
按史曰云去即罷也
何孟春曰項籍喜兵法略知其意而不肯竟學是真能學兵法者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是真能解書者

吳興凌稚隆增補
溫陵李光縉增補
日本大鄉稔點
伊地知貞馨點

史記評林卷之七 項羽本紀

王維楨曰二獄據
事非漫載後皆有
故
倪思曰吳中子弟
憚籍易與中賢士
大夫皆出梁下難
此梁所以尤賢也
王金曰不惟部勒
兵法且以制其人
而陰操之其意遠
矣
王維楨曰匹夫而
敢以此語益以陰
天亡秦之兆
按每段用以是
以故以此字為
結句
按秦時會稽治
吳故云吳中子
弟
勳許應元曰會稽
守素賢項梁召與
計事而梁乃陰誑
籍于外入而斬守
佩其印綬其初起
與沛公異矣梁死
定陶籍之天亡有
以哉

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徐廣曰：爾時未嘗太守。○正義曰：守，音符。漢書云：景帝中，假者兼攝之也。」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故荀子曰：制人之與爲人，制也相去遠矣。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正義曰：張晏云：項羽殺宋，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

王整曰籍實不知桓楚處
茅坤曰叙倉卒起費處如畫
按師古云胸音舜動目而使之也
按習伏漢書作擊伏
按此伏八千人案爲後以八千人渡江及與亭長言江東子弟八千人張本
王維楨曰梁爲主辦而行以兵法則此不辦者不知兵者也故不用
按師古云召讀曰邵

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已下。或至八十九十，故云數十百。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索隱曰：說文云：懼，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李奇曰：徇，尋也。如淳曰：徇，音撫徇之徇。徇其人民。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正義曰：未能下。正義曰：下，胡嫁反。以兵威服之曰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渡江，口口江至吳，詐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二年正月也。駟案：應劭曰：上柱國，上卿官。若今相國也。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香灼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漢明帝分屬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史曰：漢儀註云：令史，史丞吏曰丞。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

按項羽始事已定江東而渡江西故通篇以東西二字為眼目按師古云適音的主也

余有丁曰荅頭特起謂欲擁立陳嬰又曰陳王定死立嬰便為王定與便皆俗語

王維楨曰彼陳嬰母者見成敗之理雖婦人亦能知之漢非諸傑所得奪也

按嬰母之止嬰豈獨以世未嘗貴哉亦以嬰不能為而他人借之以立名則異日且必見殺嬰母其慮之深矣若楚懷王心者一旦安受義帝之名卒被弑逆皆婦人之慮

不若耶按以兵屬亦以兵屬本上不如有所屬來按紀中凡過處接上文皆用已字提醒

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起言與衆異也蒼頭謂士卒身巾若赤眉青領以相別也如淳曰魏君兵卒之號也戰國策魏有蒼頭二十萬○索隱曰音灼云殊異其軍為蒼頭謂蒼青帽如淳云特起猶言新起也按為蒼頭軍特起欲立陳嬰為王嬰母不許嬰稱王言天下方亂未知所止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張晏曰陳嬰母潘旌人墓在潘旌○索隱曰潘旌是邑聚之名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服虔曰英布起於沛地因以英為號如淳曰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此自更有蒲將軍○索隱曰按布姓英各錄之後後以罪被黥故改姓黥以應相者之言章昭云蒲姓也是英布與蒲將軍二人共以兵屬項梁也故服虔以英布起於沛非也按黥布初起於江湖之間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陳涉世家曰秦下邳按有上邳故曰下邳軍彭城東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彭城縣古相國也言秦嘉軍於此城之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

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鄧展曰今胡陵馬山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徐廣曰縣名在沛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薛城古薛侯國也在徐州滕國縣界黃帝之所封左傳曰定公元年薛卒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正義曰許正後為孟嘗君田文封邑也誅雞石項梁聞陳王定死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鄆人范增索隱曰音灼音勳絕之勳地理志居鄆縣在廬江郡音與是故巢國夏桀所奔荷悅漢紀云范增卓陵人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正義曰顧著作云固宜當應敗也當音如字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徐廣曰楚人也楚雖三戶

亡秦必楚也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索隱曰臣瓚與蘇林解同章昭注云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則是地名不疑○正義曰按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孟康云津破名也

按項羽始事已定江東而渡江西故通篇以東西二字為眼目按師古云適音的主也

余有丁曰荅頭特起謂欲擁立陳嬰又曰陳王定死立嬰便為王定與便皆俗語

王維楨曰彼陳嬰母者見成敗之理雖婦人亦能知之漢非諸傑所得奪也

按嬰母之止嬰豈獨以世未嘗貴哉亦以嬰不能為而他人借之以立名則異日且必見殺嬰母其慮之深矣若楚懷王心者一旦安受義帝之名卒被弑逆皆婦人之慮

不若耶按以兵屬亦以兵屬本上不如有所屬來按紀中凡過處接上文皆用已字提醒

盧舜治曰子按梁號知兵者及至粟而梁何以不嚴兵以待之願令羽別攻襄城而輕以朱雞石余樊君盡當秦軍而敗也按羽初出即以所拔者阬太史公首次此見羽不足有為也按聞陳王定死走及未聞所在相應

張之象曰欲云范增說梁立楚後先以好奇計標目此所謂說事之端也按增勸項氏第

善言陰陽騶秦文穎曰南方老人也○正義曰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識廢楚雖三戶與之數知亡秦者必於楚漢書藝文志云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

一事惟立楚懷王心不知項世
楚將懷王立則項當終其身為驅馳增謂能堪之乎必不能堪將置懷王於何地卒之羽林懷王而漢之滅羽因始終以懷王為說是懷王之立反為漢地耳蓋懷王立則羽不能不弑逆羽弑逆則羽不容不滅然則項之所以失天下非增勸立懷王一事懷之耶
李塗曰太史公項籍傳最好立義帝以前一日氣魄一日殺義帝以後一日衰頹一日是一篇大綱領主卷至其開闢馳驟處真有暗鳴叱咤之風

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如淳曰蠶起猶言蠶午也衆蠶飛起交橫
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正義曰為子偽反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徐廣曰此時二從世之二年六月
民所望也應劭曰以祖論為號者順民望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鄭玄曰盱音煦怡○正義曰盱况于反盱盱以之反盱盱今楚州臨淮水懷王都之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正義曰亢音剛又苦浪反父音甫括地志云東阿縣城秦時齊之阿也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正義曰且子余反括地志云東阿縣城秦時齊之阿也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正義曰下使色吏反趣音促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如淳曰相與交善為與國黨與也○索隱曰高誘註戰國策云與國同福之國也窮來從

茅坤曰按此別叙三日本末為後張本
按師古云二說皆非也市者以角間市取齊兵也直言趙不殺角間以求齊兵耳

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買相買猶不用命梁念殺假等榮未必多出兵不如依春秋寄公待之以禮也又可以貿易地利以除已害遂背德可輔假以伐齊故曰市貿易也香灼曰假故齊王建之弟欲令楚殺之以為已利而楚保也劉氏亦云市猶要也留田假而不殺欲以要齊田榮也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
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郡陽在州東九十一里地理志云城陽屬濟陰郡古名也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正義曰括地志云濮陽縣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濮縣也古吳之國按攻城陽屬之西破秦軍濮陽縣也東即此縣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正義曰定陶曹州城也從濮陽南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畧地至離丘正義曰離丘今汴州十一世簡公為楚所滅即此城也大破秦軍斬李由應劭曰由李斯子也還攻外黃正義曰括地志云外黃故周城即外黃之地在雍丘縣東張晏曰魏郡有內黃縣故加外也臣瓚曰縣有黃滂故名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

注有黃滂字書無滂字疑流字訛
按漢書作比至定陶
按漢紀云宋義故楚令尹
按太史公復揭項梁起東阿數句正見項氏輕秦驕危之故且為下文敗軍張本

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張晏曰顯名也高陵縣名○索隱曰香灼云高陵屬琅琊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

項羽本紀 卷七 項羽本紀

按項梁事終于此
董份曰項羽不宜
自稱季父之名沛
公於羽前亦必不
名其季父項梁字
誤也

唐順之曰若河北
之軍一句是關文
法又好更端
董份曰楚懷王擁
虛器于上而能并
將羽軍易置諸侯
可謂武至惜其終
則于羽勢重不反
卒亡其軀悲夫
項羽曰羽甚樂牧
羊兒乃能奪其軍
將之殆倚重沛公
故
項羽曰將驕必敗
亦不待宋義能知
高陵以書生張皇
口語何謂知兵義
帝之不振高陵為
之也

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
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
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
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應劭曰碭屬梁國蘇林曰碭音唐○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本漢碭縣也在宋州東百五十里
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
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
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張晏曰涉姓章邯軍其南築甬道間名秦將也
而輸之粟應劭曰恐敵抄糧重故築牆垣如街巷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
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
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
呂青為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職以沛
公為碭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
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
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

按後以魯公葬
羽本此

穆文熙曰楚王
拜義於大將亦甚
輕易羽於此時必
有不平之意故于
救趙時竟斬之也
豈獨以其遲留哉
董份曰宋義因項
梁軍驕策其必敗
智矣今強秦在前
猛羽在內而飲酒
高會得非驕甚乎
向坐此以亡古云
善視者不自見其
睫信矣
董份曰宋義之謀
即亞夫委梁于吳
楚之說然吳楚驟
合兵戰梁地勢不
可久而梁力足與
持故亞夫策之而
勝今諸侯烏合不
可以當梁而秦自
戰其地久則兵益
而勢甚故羽以為
不如逐攻兵機得

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
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
冠軍徐廣曰卿一作慶○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上將行至安陽
留四十六日不進索隱曰傳寬傳云從攻安陽里則安陽與杠里俱在河南南顏師
檢後魏書地形志云已氏有安陽縣和州所理縣七國時魏寧新中邑秦昭王拔魏寧新中更名安陽是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安陽縣和州所理縣七國時魏寧新中邑秦昭王拔魏寧新中更名安陽是也
耳傳云章邯軍鉅鹿南築甬道屬河餉王離項羽數絕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
破章邯圍鉅鹿下又云渡河灌船持三日糧按從涿州白馬津○糧三日糧不至邢州明此渡河相
州漳河也宋義遣其子襄相齊送之至無鹽即今鄆州之東宿城是也○皆依顏師說在邢州安陽
宋義送子不可棄軍渡河南向齊西南入魯界飲酒高會非不入魯之義雖知送子曲由宋州安
陽理順然向鉅鹿甚遠不能數絕章邯甬道及持三日糧至也均之二理安陽
送子至無鹽為長濟河絕甬道持三日糧糧至也○史家多不委曲說之也項羽曰吾
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
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蝨如淳曰
而不可破蝨蝨猶言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破也○索隱曰張晏云搏音博卓昭云蝨大
在外蝨小在內故顏師古言以手擊牛可以殺其上蝨而不能破其內蝨喻秦不可與
破其上也蝨蝨言志在大不在小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
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
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



失同事異形決於毫髮
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
餘謀耳而下令軍中斥羽則書生之大言取禍之尤速者

董份曰項羽學書無成今所見若此雖學士大夫之論亦不過是其卒能誅暴秦霸諸侯橫行天下豈獨以力哉然由此事專殺戮其亡也固宜
韓屠隆曰楚不殺田假齊不發兵助楚兩國固有卻者義何遺子相之此羽斬義聲其罪曰與齊謀反楚也
楊維禎曰宋義之令此正指羽也羽仇其言至于矯殺而代之此正狼羊之所為耳雖引兵

如虎狼如羊何懸反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郡之縣在今鄆州之東飲酒高會召尊爵故服虔云大會也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徐廣曰芋一作半半五升器也乃飲酒高會半蹲也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索隱曰謂使其子相齊是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惛服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梧枝梧猶枝梧也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正義曰宋義未得懷王命也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

渡河破秦軍使諸侯將行而前莫敢仰視然戰勝而驕又犯義之策項梁之必敗者也安得與寬大長者爭天下之勝負哉況又輔以居勦悍戾之夫猶之狂奴駭奔馬疾鞭不止以速其仆嗚呼垓下之敗為已晚矣
唐順之曰此等處有一唱三嘆之味倪思曰梁死立敗復奪其權他屬然殺上將軍得上將軍軍中耳目固自不同以此沈舟誓衆非無本末者後人效為之非也
劉辰翁曰鉅鹿鹿之戰踴躍振動極羽平生
吳澄曰下三無不字喚起精神
茅坤曰項羽最得意之戰太史公最

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徐廣曰二世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正義曰漳水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秦將也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漢書音義曰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轅門為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張晏曰在漳南項羽軍漳南正義曰括地志云濁漳水一名天漳水兼有潞水之目也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凡言司馬門者

史記卷之五十五 留侯世家

得意之文 得意之文 凌約言曰羽殺會稽守則一府皆伏莫敢起羽殺宋義諸侯皆伏莫敢枝梧羽救鉅鹿諸侯莫敢縱兵已破秦軍諸侯膝行而前莫敢仰視勢愈張而人愈懼下四莫敢字而羽當時勇猛宛然可想見也 倪思曰二世不聞取讓章邯者即趙高也不得見還走其意已決不敢出故道又高 董份曰趙高用事于中二旬足盡權臣擅國之禍 柯維騏曰秦將證甚明切此邯所以易動也 按餘料秦事適與欣之見合故太史公下一亦

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總言之外門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正義曰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索隱曰章昭服趙官名言服武事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索隱曰服虔云金城縣所治蘇林曰在上郡崔浩云葉恬樹榆為塞也竟斬陽周孟康曰縣屬上郡正義曰括地志云寧州羅川縣在州東南七十里漢陽周縣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索隱曰此諸侯謂關東諸侯也

按長史欣留司馬門三日及高果使人追之欲以法誅邯已露其微矣陳餘塞責脫禍之語其善攝情事哉邯方危疑况長史欣之報又先之安得不懼而歸楚耶

何以知然文類曰關東為從關西為橫高誘曰關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號為合從關西地形橫長張儀相秦壞關東從使與秦合號曰連橫 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索隱曰公羊傳云加之鈇質何休云質蓋樞也妻子為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張晏曰候軍候官名始成其名使項羽欲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唐服曰漳水津也張晏曰三戶地名在梁淇西南孟康曰津缺名也在鄴西三十里索隱曰水經注云漳水東經三戶峽為三戶津也淇當為淇梁晉八王故事云王俊伐鄴前至梁淇孟康云在鄴北五十里梁期故縣也字又不同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徐廣曰在鄴西索隱曰汧音于郡國志鄴縣有汧城鄴元云汧水出武安山東南經汧城北入漳○正義曰括地志云汧水出懷州河內縣北太行山又云故邢州在河內縣西北二十七里古邢國地也左傳云邢晉懿韓武之穆也 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徐廣曰二世三年七月也咽案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墟故殷都也贊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墟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盤庚遷于此汲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殷虛南舊地名號北家也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正義曰胡郎反到新安○正義曰括地志云新安故城在洛州

項羽當滅秦之後使項梁若在能帝梁而為之臣乎子竊謂羽必殺梁何以知之梁為章邯敗死羽無痛梁

李廷機曰或問項羽當滅秦之後使項梁若在能帝梁而為之臣乎子竊謂羽必殺梁何以知之梁為章邯敗死羽無痛梁

之心亦無怨鄂之意分封列侯而首建章邯為雍王則德之也况羽以偏裨殺主將宋義以臣弑其君義帝亦何有於叔

按部流涕之言即欣之報與餘所遺書情事太史公以為言趙高四字括之可謂約而該矣

茅坤曰置部楚軍中此羽之狐疑不足定天下處高儀曰叙仇秦卒何等筆力三多字可玩多者不盡然也

王世貞曰項氏之抗秦也僂嬰也天其伸六國乎雖然不可以訓按楚漢春秋云沛公西入武關居于霸上遣將

即抗秦卒處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

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

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

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

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

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

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

關文穎曰時關在弘農縣街山嶺今移在河南縣城縣正義曰括地志云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關沿澗水即古之函關按山形如函故稱函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

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

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

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

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

軍閉函谷關無內項羽項羽大將亞父至關不得入怒曰沛公

欲反耶即令軍發薪一束欲燒關門關門乃開

張之象曰先着此二句便覺下文敘事瞭然

倪思曰增既知為天子氣又云急擊勿失亦愚矣

按此夜字與後夜字相顧且應且日字

王維慎曰張良反問沛公是其素所長

董份曰備書當時問答累數十言而沛公窘迫之情益見

茅坤曰沛公之閉關豈其始不及與良本謀耶

萬在新豐鴻門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

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

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

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

羽季父也索隱曰名繆字伯後封射陽侯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

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

去曰母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正義曰為于偽反沛公

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

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鯁生說我

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

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

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

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

唐順之曰叙問答處使百世之下如目見之
按師古云凡言為壽謂進爵于尊者而獻無疆之壽籍謂為簿籍

陳慈與曰項伯之私約即丁公之私釋也於漢為有恩於楚為不忠於法為莫敢漢王定天下斬丁公是矣而封項伯何哉
楊慎曰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踞將擊者爪縮將文者且朴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
按漢書作隙隙與卻同

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
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
沛公北嚮坐張良

劉辰翁曰叙漢楚會鴻門事歷歷如目觀無毫髮滲漉非十分筆力模寫不出
劉辰翁曰項王為人不可忍于此可見此項伯之所以敢請范增之所以不敢怒也
楊慎曰則字文法自周書來
丘濬擬古樂府公莫舞公莫舞不必區區所亞父勸王百行掃地空不殺一端差可取咸陽宮殿成劫灰三秦城邑衝殺機云何居勸七十叟不及外黃黃口兒公莫舞公莫舞公舞徒為爾天命由來歸有德不在沛公生與死文莊此辭深憤范增錄之參看

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正義曰項羽從弟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正義曰擁紆拱反盾食允反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正義曰直江反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正義曰瞋昌與反頭髮上指目眦盡張裂正義曰眦自賜反項王按劍而跽曰索隱曰跽其紀反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叅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



凌約言曰上已紀
坐次至此猶不脫
西向立三字非特
照應有情描寫當
日光景宛然在目
何等針線
按外巷云按劍
而踞言操劍案
膝上屈膝以承
劍非長跪也
王維慎曰叙喻入
衛浦公狀如見一
字不可少
董份曰寫喻勇烈
今猶勃然
康海曰喻語即沛
公語項羽者又即
項伯語項羽者皆
張良教之也
凌約言曰未有以
應以伯言先入而
喻適授之也
茅坤曰前為西向
侍于此良亦從喻
坐羽之奪氣可見
矣
陳沂曰紀中三日

而陷之。索隱曰音徒覽反凡以食上聲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
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
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
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
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
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
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
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
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徐廣曰一沛公曰
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
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
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
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
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

為之奈何所以形
容漢王之窘迫者
至矣
陸瑞家曰鴻門時
項肯捨漢鴻門時
漢却不肯捨項故
項王為夫差漢王
為勾踐
按君公其臣者
見此
董份曰當時鴻門
之宴必有禁衛之
士詞訊出入沛公
恐不能輒自逃酒
且疾走二十里亦
已移時沛公良喻
三人俱出良久羽
在內何為竟不一
問而在外竟無一
人為羽之耳目者
任其出入往來而
莫之誰何恐無此
理矧范增欲擊沛
公惟恐失之豈容
在外良久而不亟
召之耶此皆可疑
者史固難盡信哉
豈天擁護真主一

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斬彊紀
信等四人索隱曰漢書作紀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
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
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
枵枵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
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
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如淳曰脫身項王則受璧
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徐廣曰
反○索隱曰音虛其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
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
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
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徐廣曰東函
散關北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
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

時人皆迷耶 王維積曰言已至 軍止羽追也 按楚漢鴻門之 會起於曹無傷 之譏故太史公 敘事首曰曹無 傷言於項羽及 會則曰此曹無 傷言以實之至 還軍又曰立誅 曹無傷以結之 此條理精密處 尤瑛曰收貨寶婦 女反漢王此亞父 所以大沛公而唉 項王也 陸瑞家曰功名纒 立便思首丘豈帝 王之度哉羽所以 敗也 按師古云雖着 人衣冠者心不 類人也 楊慎曰項王立楚 王為帝不曰楚帝 而曰義帝者放弑

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晏曰沐猴猶猴也○索隱曰言猴 言果如也項王聞之烹說者楚漢春秋揚子法言云說 項王使人致命懷 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 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正義曰兵初起時 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 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正義曰暴 滅秦定天下者 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 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 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索隱曰服虔云解折伏也說文云講 和也業事也言雖有 疑心然事已和解也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 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 王徐廣曰以 王巴蜀漢中都南鄭正義曰括地志云 而三分關中 西都廢丘索隱曰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也韋昭曰周時名犬丘楚王所都秦欲廢之故 廢丘地理志云漢高二年引水灌 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

之謀不待如約之 言而後萌矣 按漢書無雖字 按項羽分王天 下一任愛憎故 太史公敘次諸 將功與其定封 處連用故字因 字模寫之 唐順之曰最錯綜 却又齊整

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韋昭曰 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蘇林曰櫟音藥○正義曰括地志云櫟陽 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文穎曰上郡秦所置項羽 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 陽瑕丘申陽者徐廣曰一云云瑕丘公也○服虔曰瑕丘縣屬山陽申姓陽 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輿地志云成 周之地秦莊襄王以為洛陽縣三川守理之後漢都洛陽改為雒漢以火德忌水故去洛旁水而 加佳佳於行次為水土水之忌也水得土 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佳以加水 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正義曰括地志 也左傳云鄭伯突入于櫟杜預云櫟鄭別都今河南陽 翟縣是也地理志云陽翟縣是屬潁川郡夏禹之國 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 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 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 正義曰括地志云邢州城本漢襄國縣秦置三十六郡於此置信都縣屬鉅鹿郡項羽改曰襄國 立張耳為常山王地理志云故邢侯國也帝王世紀云邢侯為紂三公以忠諫被誅史記 云周武王封周公且之子為邢侯 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 為九江王都六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南百三十二里 鄒君

吳芮率百越佐諸侯。韋昭曰：都音滯河反。初吳芮為都令，故號曰都。又從入

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文穎曰：邾音朱，縣名。屬江夏。○正義曰：說文云：音誅。居至，魯、陰、公、徒、斬音機。括地志云：故邾城在黃州黃岡縣東南二十里。本春秋時，邾國，邾子曹姓，狹。

義帝柱國共敖。正義曰：共音恭。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漢書音義曰：本南郡，改為臨江國。

都江陵。正義曰：江陵，荆州縣。史記：江陵，故郢都也。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徐廣曰：無終，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

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徐廣曰：都即墨。○正義曰：括地志：膠東，在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古齊地。本漢舊縣。膠音交，在膠水之東。

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索隱曰：按高紀及田儻傳云：臨菑，此音臨菑，誤。○正義曰：菑，側其反。括地志：少昊時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荊，殷時有逢伯陵。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

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正義曰：博陽，在濟北。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正義曰：地理志云：成安縣在潁川郡屬豫州。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正義曰：括地志：南皮，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本漢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本漢皮縣城，即陳餘所封也。

故因環封三縣。漢書音義曰：繞南皮、三縣以封之。番君將梅鋗

章昭曰：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正義曰：貨殖傳云：淮南、北、沛、郡、汝南、郡、為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也。王九郡都彭城。孟康曰：舊名江陵，為西楚。○正義曰：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索隱曰：戲音義。水曰彭城。徐州縣。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名也。言下者，如許下洛下，然也。按上文云：項羽入至戲，西、鴻門、沛、公、還軍霸上。是初，項羽軍於戲水，下今言諸侯罷戲下，是各受封邑，號令訖，自戲下各就國。何須假借文字以為戲，戲之下乎。顏師古劉伯莊之說。

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如淳曰：郴音緝。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廢以為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漢書音義曰：齊與濟北膠東。○正義曰：三齊，齊、魯、燕也。榮與彭越將

楊維禎曰：范增年七十，不識隆準公而甘事標悍猾賊者，其誰裁已不及。其不然而說梁立楚後，則為天下兵謀之首，又其平輩不及也。其非增識則橫陽君之為韓後，亦不得盡宗國之謂矣。及觀增相羽圖天下，謀皆不及于初，至于賊殺義帝，使羽犯天下之首惡，以招劉季之兵，名增不曉羽何耶。豈前日之說梁者，楚南公道聽之議，歟。不然，何大義之開于前，而蔽于後也。

劉辰翁曰：田榮不封遂生此故，固知立功易為宰難也。

茅坤曰羽以私子
殺三田而三田卒
不相容因而內亂
自相併而羽亦因
不能定

茅坤曰以故吳令
為韓王以距漢即
封三秦距漢故智
劉辰翁曰子房妙
處在并反書以開
使羽留齊本此

茅坤曰寬羽之北
定三田處如逐狐
兔无用兵之略

楊慎曰劫字事實
部字體面兩犯互
見

光緒曰按漢王
部五諸侯兵伐
楚高帝紀部字
作劫字師古註
云凡兵初降士
卒未有自指麾

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齊王田榮曰項羽
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
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
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
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
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
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
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
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蘇林曰官號也或曰彭越敗蕭
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
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
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
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
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

故須劫畧而行
楊升菴亦以為
劫字事實部字
體面縮竊以為
部劫二字字形
相近實部而誤
作劫耳夫項籍
弑義帝失天下
心即天下無不
願從高帝擊楚
之弑義帝者奚
論五諸侯也則
五諸侯實樂從
何名為劫哉王
弑州鏡歌曲曰
聖人出奉昌期
百六遊九五歸
白帝死赤龍飛
指函谷度殺抵
封府庫戡兵師
戒父老傷瘡痍
五諸侯從義旗
獵天狼網妖睛
裂茅社葦鴻基
垂百祀求無為
從之一字實可
與部字印証云

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
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
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
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徐廣曰部一作劫○索隱曰按漢書作劫字
塞殷韓也章昭曰塞翟般韓魏雍時已敗也○索隱曰按徐廣章昭皆數翟塞及般韓等頭師古
不數三秦謂常山河南韓魏般顧胤意略同乃以陳餘兵為五未可知孰是部意接韓王鄭昌拒漢
漢使韓信擊破之則是韓兵不下而已破散也韓不在此數五諸侯者塞翟河南魏般也○正義
曰師古云諸家之說皆非張良遺羽書曰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謂出關之東也今羽
開漢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般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
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魏王豹降虜殷王卬皆漢東之後故知謂此為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
地功臣年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當亦有士卒爾時雍王卬在廢丘被圍卬非五諸侯之
數也尋此紀文昭然可曉前賢注釋並失指趣高紀及漢書皆言劫五諸侯兵凡兵初降士卒未
有自指麾故須劫略而行又云發關中兵收三河士發謂差點發也收謂劫略收歛也章昭云河
南河東河內申陽都雒陽韓王成都陽翟皆河南也魏豹都平陽河東也司馬卬都朝歌張耳都
襄國河內也此三河士則五諸侯兵也更著雍塞翟則成八諸侯矣重凡五十六萬人
明顏公之說是故韓信傳云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是也
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
從魯出胡陵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魯兗州曲阜四月漢皆已入彭城
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正義
曰括地志云徐州蕭縣古蕭叔之國春秋時為宋附庸帝王世紀云周封子姓之別為附庸也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

按漢王睢水之... 陰謂陛下殆天... 授信哉而羽自... 謂天亡我亦不... 可盡非之也... 唐順之曰叙漢王... 一家流離之狀如... 目見之... 王楙曰高祖與項... 羽戰於彭城為羽... 大敗勢甚急迫魯... 元公主惠帝奔之... 夏侯嬰為叔戰行... 高祖怒欲斬嬰者... 十餘借謂吾力不... 能存二子不得已... 弄之可也他人為... 叔豈不甚幸何斷... 斷然欲斬之其天... 性殘忍如此高祖... 豈特恐於二子於... 父亦然當項羽置... 太公於相上赫赫... 可畏無地措手而... 分喪之言優游暇... 豫出於其口恬不...

張晏曰一日之中也或... 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 殺漢卒... 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 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 上... 徐廣曰靈壁在彭城... 漢軍却為楚所擠... 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 圍漢王三匝於是... 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 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 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皆亡不與... 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 乃載行楚... 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 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 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 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 徐廣曰呂名澤... 正義曰蘇林云...

知愧幸而項羽... 項伯之言而救之... 萬一激其憤怒果... 就鼎鑊高祖將何... 以處後人見項羽... 不烹太公遂以為... 高祖之神不知亦... 幸耳... 按是時陳餘覺... 張耳不死即背... 漢塞王欣翟王... 驕亡漢降楚齊... 趙亦反漢與楚... 和見張耳韓信... 傳...

以姓國師古云周呂封名合武其諡也... 徐廣曰在梁... 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 悉詣滎陽... 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 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 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 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 以取敖倉粟... 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

洪邁曰增始勸項... 氏立懷王及羽奪... 王之地位而殺之... 增不能引君臣大... 諍爭之以死懷王... 與諸將約先入關... 中者王之沛公既... 先定關中則當如... 約增乃勸羽殺之...

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 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 以取敖倉粟... 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

羽之救趙殺上將宋義增為末將坐而視之坑秦降卒殺秦降王燒秦宮室皆親為之未嘗開一言也至於榮陽之役身遭反間然後發怒而去嗚呼跡矣哉增蓋戰國從橫之餘見利而不知義者也

楊維禎曰齊丑父與君易位而頃公免難此則可以君命迫而得也漢王在榮陽紀信請乘王車誑楚而王得脫信哉漢之丑父歟丑父遇卻子旌其節而死信于羽不死信豈計哉信知有君不知有身矣而丑父之呼有倖生之心乃有愧于信者耶

劉知幾曰敘事之體有唯書其事跡而人品可見者史記稱紀信為項羽所圍代君而出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義自彰所謂惟書其事跡者也

楊慎曰世豈有乘黃屋左纛降者哉又况受降如受敵楚何以使漢王得問出耶

王世貞曰帝之諸功臣孰有大於紀信者而帝卒不錄何也即無後侯之可也即不侯祠之可也而不然者旌信而成其成阜之降也非史幾手泯矣

張之象曰曰燒楚積聚曰絕楚糧食高紀稱彭越反梁

榮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正義曰括地志云和州歷陽縣本漢舊縣也淮南子云歷陽之都一夕而為湖漢帝時歷陽淪為歷湖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

與范增急圍榮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正義曰上如字下音寺

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皇覽曰亞父家在三廬江居巢縣郭東居巢廷上長吏初視事皆祭然後從政後更造祠於郭東至今祠之○正義曰疽七餘反崔浩云疽附骨癰也括地志云獨山在廬州巢縣東北五里昔范增居此山之陽後佐項羽漢

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榮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正義曰季斐云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傅左李斐曰左方上柱之

擊之紀信乘黃屋車正義曰季斐云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傅左李斐曰左方上柱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阜正義曰括地志云成阜故縣在洛州汜水縣西南二里項王

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縱公從音七魏豹守榮陽周苛縱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榮陽城生得周

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

苛并殺縱公漢王之出榮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阜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阜漢王逃晉灼曰獨出意

獨與滕公出成阜北門徐廣曰北門名玉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阜從漢王楚遂拔成阜欲

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

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正義曰積音積賜反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阜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

地往來苦楚兵者此之謂也篇中眼目不可不玩

歸有光曰按漢高紀使劉賈佐彭越燒楚積聚羽乃令曹咎守成皐而引兵定梁地漢破谷兵汜水上復取成皐是一事而此紀前後倒置遂作兩段若漢先取成皐楚無緣得令咎守之也考漢書紀傳自明

王維嶺曰始項伯全沛公於鴻門則以與張良善故乃今復活太公則以沛公約為婚姻故羅大經曰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語理甚長左氏傳齊敗于鞍晉人欲以難同叔

子為質齊人曰蕭同叔子非他齊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然則非自殺之一問耳高祖之語與此暗合史稱不修文學而性明達此類是也項羽迄不殺太公有感于斯言矣乃知驚猛之人胸中未嘗無天理特在于有以發之耳

王世貞曰項羽之不悛太公也符堅之不殺慕容垂也豈非天乎雖然有君德焉

按連用三不敬字模寫羽威猛如畫按師古云間微問之也

臨廣武而軍

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為廣武在敖倉西三皇山上○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廣武西廣武在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戴延之側西征記云三皇山上有一城東曰東廣武西曰西廣武各在一山頂相去百步汴水從廣武中東南流今泗水無水城各有三面在敖倉西郭緣生述征記云一澗橫絕上過名曰廣武相對皆立城連號東西

廣武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俎几之上李奇曰軍中集機方面人謂之俎也○索隱曰俎亦机之類故夏侯湛新論為机机猶俎也○

為高俎置太公其上

於性肉故置之俎上姚察按左氏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預謂車上機也故李氏云軍中集機又引時人亦謂此為俎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廣武城有高坡即是項羽坐太公俎上者今名項羽堆亦呼為太公亭顏師古云俎者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上

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楮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須衆也挑音茶了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楚挑戰三合樓

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皐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昭章曰且音子闕反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皐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正義曰括地志云陳留汴州縣也在州東五十里本漢陳留郡及陳留縣之地孟康云留鄭邑也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留臣瓚又按宋有留彭城留是也此留屬陳故曰陳留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

問之也

陸瑛家曰項王此計雖當至於外黃之言則誤矣

按舍人兒年十三尚能說羽救外黃當抗者亞夫七十而願不能諫羽以致戮子嬰殺義帝斬彭生坑秦二十萬衆智愚之相去何遠哉設羽以其任增者而任舍人兒楚之爲楚未可知也

唐順之曰徒以嘗恩任不必賢

凌約言曰篇中用當是時凡八處轉摺博換何等精神非此三字提醒不能發下文法最妙

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環曰稱兒者以其幼弱故係其父春秋傳曰仍叔之子是也。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正義曰外黃在宋州外城本漢也。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外城本漢也。陽縣也。地理志云睢陽縣故宋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鄆在鄆。汜水也。○索隱曰按今此水見名汜水音似張晏云在濟陰亦未全失按古濟水當此截河而南又東流溢爲滎澤然水南曰陰此亦在濟之陰非彼濟陰郡耳。臣瓚之說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汜水山源出洛州汜水縣東南三十二里方山山海經云浮戲之山汜水出焉。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到汜水上。鄭玄曰到音經。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

按太史公叙漢曰取救倉粟曰

就救倉食曰兵

盛食多叙楚曰

燒楚積聚曰絕

楚糧食曰兵罷

食絕曰兵罷食

盡曰兵少食盡

皆紀中關鍵當

玩

光緒曰項羽之

待漢王猶夫差

之待勾踐夫差

之仇怨也怨勾

踐之仇怨也醋

項羽之負約也

小漢王之負約

也大

接項王非特暴

虐人心不歸亦

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正義曰應劭云在滎陽東二十里。張華云大梁城在浚儀縣北。西北渠水東經北城。南又北。屈分爲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楚漢會此處也。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爲官渡水。按張華此說是。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正義曰楚漢春秋云上欲封之。乃不肯見。曰此天下之辨士。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章昭曰凡數三分。有。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正義曰遺。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如淳曰夏音買。○正義曰括地志云陳州太康縣本漢陽夏縣也。續漢書郡國志云陽夏縣屬陳國。按大康縣城夏后太康所築。隋改陽夏爲太康。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縣名也。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里。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

城既復彭城而... 劉榮陽既割鴻溝而思東歸... 欲按甲休兵... 然圖伯審... 豈知高祖規模宏遠天下不歸于一不止哉

茅坤曰按此一策遂定楚漢與亡之

語亦是禍此二人之基

夏黃曰高祖之量兼韓信彭越者八九故三分關中地與之不疑當是時玩信等如股掌上一土九耳

王維楨曰叙垓下之戰如畫

楊維禎曰孟子云為天下殿民者桀與紂也籍亦為漢殿者爾其能與漢爭天下哉述其標悍猾賊之性嗜殺如嗜食如起會稽即誘殺守者其後矯殺宋義屠咸陽殘滅襄城殺秦降王子嬰斬韓生廣王陵母甚至子殺義帝此與天下之樂項也欲舉大事伯西楚其可得乎或曰籍雖好殺欲抗外黃而愧于舍人兒之一言欲烹太公而悟于項伯之微諫使得一二賢佐籍亦可伯余則曰籍之勇匹夫之勇耳籍之仁婦人之仁耳縱輔以伊尹太公之佐其

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李奇曰信越等未有分地王分也韋昭曰信等雖名為王

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正義曰傅音附著也陳即陳州古陳國都也自陳著海并

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

從壽春並行屠城父如淳曰並行並擊之也○正義曰父音甫壽州壽春縣也城父亳州城父而

至垓下徐廣曰在沛之濉縣濉下交切○正義曰濉縣濉下交切濉縣濉下交切濉縣濉下交切

大司馬周殷叛楚以

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衆屠破六縣○正義曰括地志云舒今廬江則故舒城是也故六城在壽州安豐南百三十二里區姓咎繇之後按周殷叛楚兼舉九江郡之兵隨

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

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曰楚歌者謂雞鳴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正義曰顏師古云楚人之歌也猶言吳謳越吟若雞鳴為歌之名於楚則不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戚夫人楚舞自為楚歌豈亦雞鳴時乎

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徐廣曰一云姓虞氏○正義曰括地志云虞姬墓在濠州定遠縣東六十里長美人家也常幸從駿馬名騅正義曰音騅顧野王云音白也釋音云蒼白雜毛騅也常騎之於

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

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

人和之正義曰和音胡臥反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項王泣數行下正義曰其倚反凡

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正義曰其倚反凡

麾下壯士騎從者正義曰麾亦作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

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正義曰屬音屬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徐廣曰在淮南○正義曰括地志云陰陵縣故

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文韻曰給

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

能率策紂為湯武也哉

唐順之曰敘事何等節奏

王世貞曰按下歌正不必以虞分為

嫌悲壯烏咽與大風各自播弄帝王

與衰氣象千載而下惟曹公山不厭

高老驥伏櫪司馬仲達天地開關日

月重光語差可嗣

魯趙恒曰學萬人敵竟困於一田父

按曰八百曰百曰二十八曰四

曰三曰二是羽騎之漸少正足

上兵少句曰一將曰一都尉曰

數十百人曰軍數百見羽所殺

之猶多正足上天之亡我二句

此是關鍵處

按以下連用十二騎字不甚

覺重複

茅坤曰覽羽本末特一鳥將

張之象曰此與前樓煩挑戰事相類

樓煩約言曰羽叱樓煩樓煩目不能

視手不能發羽叱楊喜揚喜人馬俱

驚辟易數里羽之威猛可想像於千

百世之下

田汝成曰始羽拔山蓋世之氣以後

日至袁蠹史家模寫逼真如畫千古

英雄至此殊令人悽惻

東城。漢書音義曰縣名屬臨淮○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城縣屬九江郡乃有二十八騎

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

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

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正義曰卒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

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

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

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

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正義曰期遇山東分為三處漢軍不知項

披靡正義曰上披彼反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

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正義曰言人

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

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

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瓚曰在牛渚○索隱曰按晉初屬臨淮○正義曰括地

水又北左傳黃律口漢書所謂烏江亭長檣船以待項羽即此也徐廣曰檣音儀一音俄○駱案應

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

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

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

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

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正義曰音奇所當無敵嘗

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

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

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張晏曰以故人之

我頭千金正義曰漢以一斤金為三千金當一萬錢也邑萬戶吾為若德徐廣曰亦可為功德之

乃自刎而死王騫取其頭餘騎相蹂踐

增訂史記平本 卷之七 項羽本紀 一〇〇 脩道館

增補史記卷之九十一 項羽本紀

甘安知不出田父之計耶羽意謂丈夫途窮寧戰死不

忍為亭長所執故托以江東父老所言為解爾使羽果無東渡意豈引兵至此哉

按項羽不聽亭長言所謂小不忍者後人有詩云江東子弟多豪俊捲土重來未可知可概見矣

凌約言曰羽敗矣訴諸將而決戰德馬童而授首終不脫叱咤敵氣習所謂匹夫之勇婦夫之仁豈其性之哉

田汝成曰觀其所以謂呂馬童者至是亦可悲矣敘事得人情且動人按鄧展云吾為

汝德令公德我以為功也按最凡也總言其數又功為最也見周勃傳註按太史公字法變換不一若此紀則專用已字乃字亦字則字

錢福曰以禮葬羽侯其枝屬較之殺秦降王子嬰者迥別矣帝王氣象繁見于此

劉知幾曰太史公贊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闕所謂事無重出者正此類也

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索隱曰按晉書地理志中水縣屬涿郡應劭云在易渡二水之中故曰中水封王翳為杜衍侯索隱曰按地理志中水縣屬涿郡應劭云在易渡故曰中水封楊喜為赤泉侯索隱曰按地理志中水縣屬涿郡應劭云在易渡故曰中水封楊武為吳防侯索隱曰按地理志中水縣屬涿郡應劭云在易渡故曰中水封呂勝為涅陽侯徐廣曰五人後卒皆諡壯侯

項王已死徐廣曰漢五年十二月也項王以始在涅水之隈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皇覽曰項羽塚在東郡穀城東漢王為發哀

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正義曰射音食夜反括地志云楚州山陽本漢射陽縣吳地志云在射水之陽故曰射陽桃侯徐廣曰名襄其子舍為丞相玄武侯

平臯侯徐廣曰名佗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文類曰周時賢者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蠶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正義曰項師古云背關背約不王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正義曰卒音子律反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

索隱述贊曰亡秦鹿走偽楚狐鳴雲鬱沛父叙挺吳城動開魯何勢合

誠始救趙歇終誅子嬰遂約王漢背關懷楚帝遷上游臣迫故主靈壁大振成舉久拒戰非無

力已極獨從重瞳著異開贊自佚宕何孟春曰舜重瞳子羽亦重瞳子而重瞳子不必皆仁勾踐長頸鳥喙禹

晉丁巳巳平本 卷之九十一 項羽本紀 二

亦長頸鳥喙而長
頸鳥喙不必皆不
仁也彼皮相者其
足與論士乎
按與亡二字相
應三年五年正
見其易俱關鍵
劉辰翁曰過矣認
哉文相喚應漢書
改過失陋矣

功天實不與嗟彼
蓋代卒為凶堅
王世貞贊曰力拔山氣蓋世暗鳥覆萬馬廢目重瞳劍如虹挺一奮僂守通八千人飛渡
江蘇中丞原一灰秦宮裂九宇爵群雄於乎新安之坑僅可半白起之役軹道之誅未足醉六
王之一天巧之默會而區區腐儒者猶曰楚傲群策而自屈其力噫嘻
此固天巧之默會而區區腐儒者猶曰楚傲群策而自屈其力噫嘻

史記評林卷之七 終

史記評林卷之八

高祖本紀第八

高祖。漢書音義曰諱邦張晏曰禮法無高以
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

李斐曰沛小沛也劉氏隨魏徙大梁後居豐今言姓劉氏
祖劉累之後別食邑於范土會之裔留秦不反更為劉氏
者是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諱因以為姓族說者以為天子賜姓
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然則因生賜姓若舜姚墟以為姚姓封之於虞即號有虞氏
統繫百代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又系本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故五帝本紀
云禹姓姁氏契姓子氏舜姓妣氏是也按漢書高祖名邦字季此單云字亦又
改泗水為沛郡治相城故註以沛為小沛也字季
名則季亦是名也故項岱云高祖小字季即位
易名邦後因諱邦不諱季所以季布猶稱姓

父曰太公。索隱曰按漢書高祖長兄名伯次名仲不見別
義曰春秋握成圖云劉媪母曰劉媪左師謂太后曰媪愛燕后賢長安君禮樂志地
夢亦鳥如龍戲已生執嘉母曰劉媪稱也
神曰媪母別名也音烏老反○索隱曰章昭云媪婦人長老之稱皇甫謚云媪蓋姓王氏又據
春秋握成圖以為執嘉妻舍始遊洛池生劉季詩含神霧亦云姓字皆非正史所出蓋無可取今
近有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沈沈數古人未聞聊記異見於何取實也孟康註地神曰媪者禮樂志云
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沈沈數古人未聞聊記異見於何取實也孟康註地神曰媪者禮樂志云
后土富媪張晏云坤為母故稱媪也○正義曰帝王世紀云漢昭靈后始游洛池有寶雞銜赤
珠出刻曰玉英吞之生高祖詩含神霧亦云含媪即昭靈后也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亦
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宮招魂於後於小黃立陵廟括地志云小黃故城在汴州
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小黃立陵廟括地志云小黃故城在汴州
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劉媪本姓實存史遷皆不詳載即理而言斷可知矣
其先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日本大鄉稔點
伊地知貞馨點

高祖本紀

楊慎曰劉媪與神遇猶薄姬夢黃龍據腹之類理或有之若太公往視則怪甚矣太公何名劉媪何姓遷皆不知而獨知其人所不能知者甚矣遷之好怪也

王充曰高祖在母身之時息于澤陂蛟龍在上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色將入咸陽五星聚東井天或者憎秦滅其文章欲漢與之故先受命以文為瑞也
董份曰意豁如也四字最善狀高祖劉辰翁曰王媪武負疑為二人故又曰武負王媪以別之又言此兩家愈明高帝于黃頭疾報矣不知此婦猶無恙否
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索隱曰按詩含神霧云赤龍感女媪劉季與又廣雅云有鱗曰蛟龍己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類權準也顏類也齊人謂之類汝南淮泗之間曰顏文類曰準鼻也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正義曰高祖感龍而生故其顏貌似龍長頸而高鼻愛人喜施正義曰喜許記反施戶豉反意豁如也服虔曰豁達也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應劭曰試補吏為泗水亭長正義曰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長主亭之吏高祖為泗水亭長也國語有寓室即今之亭也亭長蓋今里長也民有訟證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括地志云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泗水亭也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酒章昭曰黃除也黃音世也說文云黃貨也臨淮有黃陽縣漢書功臣表黃陽侯劉繆而此紀作射陽則黃亦射也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曰讎亦售○索隱曰樂彥云借讎為大度既黃飲且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索隱曰周禮小司寇云讎其數倍價也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索隱曰周禮小司寇云讎其數倍價也高祖常繇咸陽應劭曰徭役也○索隱曰古用簡札書故可折至歲終總弄不責也

楊慎曰常時車駕出則禁觀者此時則縱民觀故曰縱觀
按高祖觀秦帝之言較之項羽曰彼可取而代之也氣象自是迥別
凌約言曰觀此文伸縮起伏簡潔嚴明而敘事情之法亦具于此矣
按給字下用實字得一正一反法
按自古英雄不規規于小節類如此

所都武帝更名為涿城應劭云今長安也按關中記云孝公都咸陽今涿城是在涿北始皇都咸陽今城南大城是也名咸陽者山南曰陽城北亦曰陽其地在涿水之北又在九峻諸山之南故曰咸陽咸縱觀觀秦皇帝正義曰包侵云上音館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漢書音義曰單音善父音斧○索隱曰單父單父縣名○魏人呂公名文字叔平也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進文類曰主進會禮之財字本作贊聲轉為進宣帝數負進義與此同令諸大夫曰正義曰大夫客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應劭曰給欺也音殆○索隱曰章昭云給詐也劉氏云給欺負也何休云給疑也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正義曰上在果無所誦丘忽反無所誦正義曰音酒闌文類曰闌音希也謂飲也呂公因目固留高祖正義曰不致對衆顯高祖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正義曰不致對衆顯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稱人下之道若今人相與語皆自稱僕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正義曰息生也願為季箕帚

凌約言曰有呂公女二句則後叙相呂后孝惠魯元處方有力而醒且且有血脈

漢書似作以字最是

姜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也服虔曰元長

王聖曰高祖一言足以感人此其異日得天下張本楊循吉曰此叙斬蛇轉筆法又自一片境界楊循吉曰斬蛇事沛公自托以神靈其身而感天下之愚夫婦耳大虹大寬蒼龍赤龍流火之鳥躍舟之魚皆所以兆帝王之興起者此斬蛇之計所由設也光緒曰陶隱居載漢高祖以始皇三十四年於

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鵝尾冠是也求盜者舊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時時冠之正義曰音音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正義曰音音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正義曰度田洛反必兼反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正義曰被酒被加也夜徑澤中索隱曰嘗音經按廣雅云徑小道音古定反音徑酒後放徒夜徑行澤中不敢由正路且從小徑令一人行前正義曰行音下孟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索隱曰鄭玄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索隱曰漢書云斬蛇長七尺又高祖云吾以布衣提三尺劍者常佩之括地志云斬蛇溝源出徐州豐縣中平地故老云高祖斬蛇處至縣西五十里入池水蛇遂分為兩索隱曰謂斬蛇分為兩段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

南山得一鉄劍長三尺銘曰赤霄大篆書即斬蛇劍也及貴常服之又西京雜紀云斬蛇劍長七尺晉太康中武庫火飛去屠赤水有詩云天門列缺躍真龍大澤雲雲抹劍鋒鬼母夜號妖血冷北風吹出綠芙蓉一云綠芙蓉即高祖所名其劍得之於南山者

王維楨曰先叙相者老父不知其處此言老嫗因忽不見記得奇異處有靈藉張之象曰此言心獨喜自負後又言高祖心喜此言諸從者日益畏之後又言沛中子弟聞

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王少昊之神作西時禱白帝至獻公時檉陽雨金也秦自謂水濱初自謂土皆失之至光武乃改定○索隱曰按太康地理志云時在檉陽故城內其時若哇故曰哇時哇音戶走反○應註云秦自謂水者按秦文公獲黑龍命河為德水是也又按春秋合賦圖云水神哭子褒敗朱均以為高祖斬白蛇而神母哭則此母水精也此皆謬說又注云至光武乃改者謂改漢為火德秦為金德與兩金及赤帝子之理合者也故哭

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答之徐廣曰一作苦○索隱曰說文云嫗婦也漢書作苦謂欲困辱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索隱曰包攪伯莊音古考反後入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

自負應劭曰負恃也○索隱曰自恃斬蛇事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

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索隱曰厭音一漫反又高祖即

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徐廣曰芒今臨淮縣也碭縣在梁

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正義曰京房易光候云何以知

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徐廣曰高祖時年四十八○索隱曰應劭云

秋陳勝等起斬至陳而

王號為張楚索隱曰斬縣名屬沛音機又音祈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

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索隱曰按漢書蕭曹傳

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臣在外

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索隱曰說文云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

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索隱曰漢書作數百人劉伯莊云數

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

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韋昭曰以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

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

屠沛索隱曰范曄謂冠城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

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

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

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索隱曰言一刺破吾非敢自愛恐

能薄正義曰能也高祖謙言材能薄劣不能完全其衆能者獸形不能完父兄

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

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

按項籍殺會稽守劉季殺沛令皆各起兵之始

之多欲附者每段俱有結構

按心喜漢書作又喜

按沛中子弟二句是結上起下之詞

按約言曰約而該簡而明敘事輕重接應有法

按恐不聽恐其有變恐能薄恐事不就連用四恐字蓋首事之時人心未定故其危疑如此

晉丁巳年林... 高祖本紀

按不能完句反
應上室家完
倪思曰蕭何在呂
公時以季多大言
少成事及為沛令
謀則召之為身謀
則托之殆呂公之
教也

凌約言曰高祖起
兵時規模即與諸
公不同

按漢書故字下
有也字無上赤
二字

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
衆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徐廣曰九月也。驅案漢書音義曰舊楚僭稱王其縣
宰為公。陳涉為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
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祠。應劭曰左傳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
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今註云。索隱曰。按管子云。蚩尤。而釁鼓。應劭曰。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曰釁。
萬盧之山。發而。出金。今註云。索隱曰。按管子云。蚩尤。而釁鼓。應劭曰。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曰釁。
皆無祭事。○索隱曰。說文云。釁。血祭也。司馬法曰。血于釁鼓者。神也。戎器也。顏師古曰。殺牲以血塗祭
者。皆名。為釁。臣瓚以。為皆無祭事。非也。又古人新成鐘鼎。亦必釁之。應劭云。釁。呼為。聖馬。融註。周
禮。灼龜之兆。云。謂其象。似玉。瓦。原之。釁。旗幟皆赤。索隱曰。墨翟云。幟。帛。長。丈五。廣。半。幅。字。詁
彙。是用名之。此。說。皆。非。燔。香。火。稼。反。○旗幟皆赤。索隱曰。墨翟云。幟。帛。長。丈五。廣。半。幅。字。詁
為。期。於。其。下。故。曰。旗。幟。也。或。作。幟。或。作。幟。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
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
攻胡陵方與鄭德曰。音。房。豫。山。陽。郡。○索隱曰。鄧
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索隱曰。應劭云。章。字。文。陳。人。文。穎。云。戲。在。新。豐。
戲。水。自。驪。山。馮。公。谷。北。流。歷。戲。亭。東。入。渭。水。按。今。其
水。東。惟。有。戲。驛。存。還。謂。為。章。邯。所。破。而。還。邯。音。酣。
二世二年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田儼自立為魏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文。穎。曰。泗。川。
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今。沛。郡。也。高
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名。也。○索隱曰。如。淳。云。秦。并。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故。此。有。監。平。下。有。守。壯。則。平。壯。皆。名。也。將兵圍豐二日
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守壯敗於

余有丁曰此一
周市也書法如此疑

薛走至戚如淳曰。戚。音。將。毒。反。○索隱曰。香。灼。云。東。海。縣。也。鄭。德。包。愷。並。如。字。讀。李。登。音
千。笠。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沂。州。臨。沂。縣。有。漢。戚。縣。故。城。地。理。志。云。臨。沂。縣。屬。東
郡。東。海。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後。索隱曰。顏。師。古。云。得。司。馬。之。名。非。也。按。東
郡。東。海。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後。索隱曰。顏。師。古。云。得。司。馬。之。名。非。也。按。東
替。易。處。蓋。是。左。司。馬。無。之。沛。公。還。軍。亢。父。鄭。德。曰。亢。音。人。相。亢。答。父。音。甫。屬。在。城。郡。○索
傷。得。泗。川。守。壯。而。殺。之。沛。公。還。軍。亢。父。鄭。德。曰。亢。音。人。相。亢。答。父。音。甫。屬。在。城。郡。○索
義。曰。音。剛。又。苦。浪。反。括。地。志。云。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
亢。父。縣。也。沛。公。屯。軍。於。此。也。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

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文。穎。曰。梁。惠。王。孫
徙。於。豐。故。曰。豐。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守

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蘇。林。曰。雅。素。也。及魏招之
即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

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甯君秦嘉文。穎。曰。秦。嘉。東。陽。郡
陳。勝。傳。曰。廣。陵。人。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也。秦。嘉。初。起。兵。於。彭。越。曰。大。司。馬。不。為。秦。嘉。君。東。陽
甯。君。自。一。人。秦。嘉。又。自。一。人。○索隱曰。按。下。文。直。云。東。陽。甯。君。又。別。言。秦。嘉。明。臣。瓚。之。說。為。得。顏
師。古。以。甯。是。姓。立。景。駒。為。假。王。在。留。志。云。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即。張。良
君。者。時。人。號。之。立。景。駒。為。假。王。在。留。志。云。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即。張。良
處。所。封。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

馬尼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他。許。皆。稱。陳。尼。章。邯。司。馬。○索隱曰。謂。章。邯
從。陳。別。將。將。兵。向。他。處。而。遣。司。馬。尼。將。領。兵。士。北。定。楚。地。孔。文。祥。曰。邯。別。遣。尼。屠。相。又
一。說。云。從。謂。追。逐。之。言。章。邯。討。逐。陳。別。將。而。將。兵。北。定。楚。地。此。理。亦。通。也。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索。隱。曰。曰
司。馬。尼。別。將。兵。北。定。楚。地。此。理。亦。通。也。

相沛縣應劭云。蘇林音唐。又音宕。正義曰。括地志云。東陽。寧君沛公引兵

西與戰。蕭西。縣名。謂在蕭縣之西。不利。還收兵。聚雷。引兵攻碭。

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索隱曰。范曄

韋昭云。下邑。縣名。屬梁國也。還軍豐。聞項梁在薛。滕縣。故薛城也。從騎百餘往見之。

徐廣曰。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

也。沛公還引兵攻豐。之雍齒。奔魏。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

索隱曰。韋昭云。潁川縣。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

楚後懷王。孫心為楚王。治盱台。子夷。正義曰。臨淮縣。音。項梁號武

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名。正義曰。濟州縣也。破秦軍。齊

軍歸楚。獨追北。服虔曰。師。使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索隱曰。地

陽。屬。軍。濮陽之東。正義曰。濮陽。故城在濮州。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

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守濮陽環水。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晏曰。依河

濮陽縣。北臨黃河。言秦軍北阻黃河。南擊。楚軍去而攻定陶。索隱曰。地。定陶

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索隱曰。韋昭云。故。與秦軍

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索隱曰。韋昭云。陳留。外黃未下。項

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令尹宋義當別有所出。秦益章

邯兵。夜銜枚擊項梁。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結於項者。越音獲。大破之。定

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

軍俱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

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

當是之時。趙歇為王。索隱曰。歇。蘇林音。如字。鄭德音。過。秦將王離圍之。

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

軍破。恐徒盱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

碭郡長。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本秦碭郡。蘇林云。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

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

尹。索隱曰。按表。青。封。信陽侯。○正義曰。應劭云。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近。故。置。置

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

末將。北救趙。令沛公四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

按項梁與田榮
同攻亢父。救東
阿。破秦軍。而榮
即引兵歸。故楚
獨追北。

楊循吉曰。懷王起
田間。都未定。即自
將。二。雄。非。不。能。左
右。坐。受。羈。制。使。非
宋義。陳。庸。范。增。迂
腐。天下。事。向。有。足
為。者。

王九思曰。懷王遣
入關。當時。救。趙。難
于。入。關。秦。大。軍。在
趙。既有。當。之。者。則
入。關。差。易。為。力。

凌約言曰此出當時衆人意太史公以其意叙之故曰諸曰皆而不著姓名耳可類見按扶義二字前此無人道師古云扶或云枝倚任之意按劉瓛得失決於諸老將數語此定出范增上者惜史不傳名耳按沛公西入關道場當是時與羽分道令離楚軍出兵於秦軍破二軍之下則疑於楚漢與彭越俱攻秦矣此太史公失考前後處漢書補年月別之真是

者王之。散關為限東以函谷為界二關之中謂之關中。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曰索隱昭云憤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僥悍猾賊索隱曰說文云僥疾也悍勇也亦云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復有活而噉食者也青州俗言無子遺為無噉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如淳曰楚謂陳涉也前陳王項梁皆敗漢書音義曰陳涉也下更遺長者扶義而西正義曰遺長者扶持仁義而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僥悍今無此字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漢書音義曰道由碭也成陽杠里二縣名○索隱曰成陽縣名在濟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東郡尉及王離軍於成武南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有梁丘故城是也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索隱曰栗昭云屬沛也遇剛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

茅坤曰鄼生雄心漢高太度

倪思曰以高帝寬大長者而不免屠潁川所謂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非耶

臣表云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武侯魏將也瓚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也又非魏將也例未稱論○正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名姓唯將又云魏將無據矣表六年三月封孟顏二人說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正義曰並魏將也欣字或作訢訢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瓚曰陳留傳曰在雍丘西南酈食其音歷異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漢書音義曰春秋傳曰輕行無錮誠曰襲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索隱曰韋昭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索隱曰韋昭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索隱曰韋昭云東郡里戴延之西征記云白馬城故衛之曹邑又戰曲遇東大破之索隱曰徐廣云曲志不載司馬彪郡國楊熊走之滎陽索隱曰韋昭云故二世使使者斬以狗徐廣曰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畧韓地輾輻南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瓚曰輾輻險道名在潁氏東南○索隱曰按十三州志云河南緱氏縣以山為名一云輾輻為九十二曲是險道也當是時趙別

倪思曰自項梁以來攻定陶未下攻外黃外黃未下而兵行無忌殆欲汲汲赴要善籌虛邑耳此最兵家要妙令人不及掩耳而過閃自保得敵去為幸何暇追襲此兵家勝算也故高祖攻昌邑未拔過高陽攻開封未拔攻潁川蓋深喻此意獨宛強大追敵近復欲過而西則前後相應非他邑比也故子房愛之而惟漢事將成又有陳恢者謀之非宛計實漢計也

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地理志河南有平陰縣今河陰是也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正義曰今洛州夏禹所都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齧戰犍東地理志云南陽有犍縣○索隱曰犍音蟻許慎以為側醫也破之畧南陽郡南陽守齧走保城守宛正義曰守音符宛於元反括地志云南陽縣地城在宛大城之南隅其西南有二面皆故宛城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索隱曰黎音黎黎猶比也謂比也至天明也漢書作運音值值待也謂待天明時皆言草意也楚漢春秋曰上南攻宛宛城三匝宛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到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也索隱曰李奇曰乘守也草昭曰乘登也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

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徐廣曰七月也乃以宛守為殷侯索隱曰草昭曰在河內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

按漢書無西陵二字按紀中凡言用計者五從計者一皆以見高祖善用人也

襄侯王陵降西陵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封穰侯江夏有穰是所封也○索隱曰按王陵封安國侯是定天還攻胡陽隱曰韋昭云南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與皆降析酈如淳曰持益反○索隱曰酈生音錫蘇林如淳音擲析屬弘農酈屬南陽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為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索隱曰左傳云楚司馬起營所以臨上維謂晉人曰將通於少習杜預以為商縣武關又太康地理志云武關當冠軍縣西曉關在武關之西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

劉辰翁曰兩言大破之又言遂破之文如破竹

按沛公不殺子嬰與約法三章義帝喪三事最係得天下根本若項羽則一切反是矣

凌約言曰此即老將等遣沛公之意亦即其語沛公老之意

劉辰翁曰還軍霸上本非初意然謀臣之謀是基帝王之樂息奸雄之心者獨藉此耳

倪思曰兵入人國都重寶財物滿前委而去之還軍霸上極是難事此則可謂節制之兵也

按與父老約為一句讀此王厚齋點法

應劭曰沛公與項羽同。秦人憙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沛公已未年七月至霸上項羽封十八諸侯沛公漢王。後劉項五年戰關羽漢遂滅楚天下歸漢。故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正義曰故沛公在雍州萬年却書初至霸上戰之。

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節使者所擁也。說文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釋名云節為號令賞罰之節也。又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又漢官儀曰子嬰上始皇璽因服御之代代傳受號云漢傳國璽。○正義曰按天子有六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皇帝信璽。凡事皆用之璽。今施行天子信璽以遷拜封王侯之璽。以發兵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索白素兩端無

繒。三秦記云紫泥水在成州與地志。降軹道旁。東去霸城觀四里。觀東去霸水百步。蘇林云在長安東十三里。○正義曰軹音紙。括地志云軹道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諸將或言誅秦王。○索隱曰楚漢春秋

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欲反屬付也。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正義曰言欲居止宮中而息也。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索隱曰劉伯莊

反。偶語者弃市。○應劭曰秦禁民聚語偶對也。瓚曰始皇本紀曰偶語經書者弃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又當也。除秦苛政但至罪也。○李凡言抵罪未及知抵何罪也。○張晏曰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隣伍坐之。今但當其身坐合於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使之抵罪。餘並不論其罪。○按秦法有三族之刑。漢但約法言省刑也。則抵罪為至殺人以外唯傷人及盜使至罪名耳。餘悉除去秦法諸吏

人皆案堵如故。○應劭曰案堵也。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索隱曰楚漢春秋云解先生云

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正義曰函谷關師古曰今桃林南有洪留澗古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西岸有

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

按不受牛酒雖小節耳亦見沛公秋毫無犯處然曰倉廩多非乏則蕭何轉輸之功亦因可見

王維積曰前云非有所侵暴此云非乏皆用非字亦字法也

張之象曰先言秦人喜後言秦人大喜後又言人又益喜連用喜字斯可以觀人心矣

家云解生說我言解小也。小生即解生。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正義曰函谷關師古曰今桃林南有洪留澗古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西岸有

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

陸瑞家曰鴻門之會滅縮作數語大意備矣不厭其簡

凌約言曰叙帝所過無得掠以起帝始叙羽所過無不殘滅以該羽終

按伴字下用實字得一正一反法

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正義曰許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正義曰曹無傷欲就封項羽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正義曰范增也項羽得范增號曰亞父言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正義曰項羽本紀云項伯曰沛公不先破關中秦公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正義曰鴻門在秦東未至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正義曰懷王初約先入咸陽者王乃曰懷

余有丁曰按古者改朔不改月據尚書伊訓稱元祀十有二月史秦紀亦有二月至建寅之月則曰一月而不曰正考武成可見惟周人則改月顛氏以寅月為四月非是倪思曰此直項世家事子長欲見羽負入關約又不用懷王命故直叙諸將以見沛公之屈故特詳如此

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伴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正義曰更立沛公為漢王正義曰梁州本漢王巴蜀漢中徐廣曰三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正義曰岐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正義曰塞先代反章昭云在長安東名桃林塞按桃林塞都櫟陽正義曰因董翳為翟王正義曰董翳為王更名曰翟也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正義曰在黃河之南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正義曰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正義曰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正義曰太康地理志云邾滅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

按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所以暗制漢王然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則人心歸附已有一天下氣象矣

吳寬曰向也張耳有卓越之見而始勸沛公之入今也韓王信乘隙漏之餘而從沛公之出二人之智謀畧同故其感楚之效亦同

倪思曰天下已定數語此最諱時知勢之論雖極何輩亦不曾念到此凌約言曰此而參看羽則見重輕實主之得體轉換應接之無痕矣

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正義曰戲音戲許慎註淮南子云戲大旗也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正義曰韋昭云杜今陝西地志云杜陵故城在雍州萬年縣東南十五里漢杜陵縣直帝陵邑也北去宣帝陵五里廟記云故杜伯也○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索隱曰孟康音食○王勃按說文作鐘器名也地形似器故名之去輒燒絕棧道索隱曰棧道用張士諫反包體音士版反崔浩云險絕之處傍驪山巖而施版梁為閣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徐廣曰韓王信非淮陰侯信也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韋昭曰若有罪見遷徙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跋而望歸正義曰跋音丘陽反說文云跋舉踵也司馬彪云跋望也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從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正義曰音流乃使使從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正義曰音促羣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

茅坤曰沛公因張良說之燒絕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而項羽遂北擊齊且與彭越陳餘等方爭衡沛公因得用韓信之計以定三秦及其鋒以東向天下之勢遂定矣譬之兩人對奕沛公已得勝局

茅坤曰立韓太尉信為韓王以向西向爭權者信本謀也

按若即或字義霍韜曰三老董公隱者也四皓之儔也為義帝發喪也猶夫叩馬之諫也

將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己也令夏說說田榮正義曰上稅下稅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地理志云武都縣有故道縣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正義曰今岐州縣也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在也縣名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索隱曰按音悅音漢紀今樊噲圍之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音惡王吸出武關正義曰按表歐以舍人從為將軍封廣平侯吸以中涓從為將軍封清陽侯因王陵兵南陽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正義曰括地志云王陵故城在商州上洛縣南三十一里荆州記云昔漢高祖入秦王陵起兵丹水以應之此城王陵所築因名也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索隱曰韋昭云陽夏音更雅反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

高祖本紀

異言同心者也帝
納用之從諫弗弗
之明驗也羣策所
以畢叙也

邵經邦曰有漢四
百餘年天下其宏
綱大義昭如日星
者端在此舉惜乎
新城之功不錄而
使泯泯于今也

霍輅曰湯武放伐
孔子存其誓為世
訓漢祖告論諸侯
雖僅數語猶宛有
古風史遷存之著
漢業所由興也

真德秀曰不曰率
諸侯王而曰願從
諸侯王不曰擊項
羽而曰擊楚之殺
義帝者詞不迫切
而意已獨至猶有
古詞命氣象

按漢王祖而大
哭特借此以激
怒天下非真哀
痛之也不然何
入關之論止曰

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徐廣曰後曰京

河上馮翊曰馮翊中地郡徐廣曰馮翊關外置河南郡漢王至陝更立韓

大尉信為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

河上塞晉灼曰晁錯傳秦時北攻胡築河上塞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人得田之正

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

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

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

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伊闕縣在州南

伊闕取伊闕山為名也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正義曰百官表云十里一

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

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

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南浮江

漢以下正義曰南收三河士發關內兵從雍州入于午願從諸侯王擊楚之

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

原正義曰德州平原縣是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繫虜

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齊王反楚

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

吾與諸侯約不
曰義帝約手要
知項羽不殺義
帝漢王豈能出
義帝下者項羽
特為漢驅除耳
茅坤曰太史公知
兵畧故指畫楚漢
兩爭如掌
又曰是時楚兵憤
而漢兵新合氣不
一故敗

按高帝與項羽
戰幾不免者數
矣而卒無他恙
韓信謂陛下天
授非人力正謂
此耳

劉辰翁曰此用兩
九江王布鄭重有
精彩

何孟春曰漢王敗彭城下諸侯叛漢攻之急乃遷樑陽立子盈為太子以繫人心知有國之本矣復如榮陽命蕭何侍太子守關中立宗廟社稷史稱帝規模宏遠豈待定天下後而始見之帝此舉萃聚天下于渙散之時使根深本固可戰可守于取天下蓋萬全矣彼暗啞扛鼎之徒披髮子欲與決一戰之雌雄者固非其對也

劉辰翁曰以泗上亭長捐四萬金如冀土委之一夫不疑其志氣吞羽百倍

季德裕曰殺身成仁代有豪傑莫不顯一身之義烈未有一國之存亡有係一國之存亡惟紀信乘黃屋以誑楚赴丹雘而存漢數千年間一人而已余謂漢祖封建紀氏宜在蕭曹之上報德未稱良可悲也

唐順之曰兵法云多方以誤之

按備多方之說正勝楚之要機也楚卒以此困袁生其善謀哉他日報功之典無聞焉惜矣

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樑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樑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為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榮陽破楚京索間。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為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逐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為趙王。漢王軍榮陽南。築甬道。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榮陽以西者為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

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逐下榮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縱公守榮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縱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周苛死。四月魏豹死。二者不同。項羽殺紀信。周苛。縱公。是三年中。漢王之出榮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榮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臯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榮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元反。葉。式涉。反。宛。鄧州縣也。葉。汝州縣。水經。註。云。本。楚。惠。王。封。諸。梁。子。兼。號。曰。葉。城。卽。子。高。之。故。邑。也。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

董份曰善戰者致人項羽每為漢致其敗也固宜
蘇洵曰虎方捕鹿熊據其穴捕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則辟于熊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

按鄭忠之說即袁生所謂備多力分也
倪思曰以淮陰之勇擊齊雖微蒯通亦豈肯出食其下徒手而返哉
又曰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此正漢事將成處子長重出此語未

必無意
按此彭越功最大
按魯與欣二獄
孫耳成臯所係
何如者而可徒以舊思任耶
陳沂曰數十羽罪要是漢得算多不然則其平之難必不盡矣
王九思曰項羽勢衰在弒義帝一節而高祖數十羽罪顧置之未蓋據事之先後次第叙之非輕弒逆也
吳國倫曰議者漢業之興在於數羽十罪予曰羽即罪不十羽即不罪楚寧不漢也昔無若弒義帝弒義帝罪不赦即羽不弒義陽尊而陰襲之而羽咄咄叱咤民且口憐心悍民亦何樂楚楚亦何能

宛果引兵南漢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臯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縱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徐廣曰音逃○索隱曰如淳云跳走也音灼按劉澤傳跳驅至長安說文音徒調反通俗文云超通為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徐廣曰項羽紀云北門名玉門○索隱曰滕公名滕公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修武南晉灼曰在大修武城東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縮劉賈將卒二萬人蘇林曰縮音縮之騎數百渡白馬津索隱曰即黎陽津也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索隱曰故南燕國也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

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往擊之徐廣曰龍一作簡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奔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若漢挑戰正義曰挑田用反下同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水正義曰汜音祀在成臯故城東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文穎曰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邊近也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徐廣曰三月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

不濟再無若抗趙卒抗趙卒罪不赦即羽不抗趙卒陽生而陰餅之而羽千人自廢民且重楚楚亦何能不滿三無若背約自王自王罪不赦即羽不自王陽却而陰據之而羽睡毗馳韓民且目駭駭落民亦何樂楚楚亦何能不漢舍三罪外姑弗罪而羽必非漢對何十之爲劉辰翁曰傷留要害倉卒捫足極未易矯毋令楚乘勝于漢語極有力汲汲入關置酒留飲四日父老安心蓋懼傳聞之訛也劉辰翁曰高祖始終得關中之力關中人心所以不忘者秋毫無犯約法三章之效也

許相卿曰叙越苦楚兵前後重出不易一字妙甚

光緒曰羽獲太公呂后置軍中漢遺說羽者不一其人俱不能得侯公請往一說即遣歸漢於是閉公於宮永不令得見人此其說必巧妙不可對人言者此可見漢高帝仁厚一端在他人必殺之矣

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饑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索隱曰負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昭云宋義之號如淳曰卿者卿大夫之尊子者子男之爵冠者人之首也尊宋義故加此號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索隱曰謂三章邯等而徙逐故主索隱曰謂田氏趙歇韓廣之屬也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爲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

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索隱曰捫也中謂而捫足者蓋以矢初中痛悶不知所在故爾或云臂而捫足權以安士卒之心也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正義曰行寒孟

病甚因馳入成臯索隱曰三輔故事云楚漢相拒於京索間六年身被大創十二矢石通中過者有四言漢王病創也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索隱曰梟梟懸首於木也欣自到於汜水上令梟之於櫟陽者以舊都故梟以示之也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

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也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蓋引河東南入淮泗也張華云一渠東流經儀始皇所鑿引河灌大梁謂之鴻溝一渠東至滎武南爲官渡水北征記云中牟臺下臨汴水是爲官渡水也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

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

畫份曰一却一縱
每用一字而進退
迭用之勢宛然在
目最奇
又曰至下方尊皇
帝則此恐不實即
着此二字
呂祖謙曰此陣即
馬隆所謂魯公不
識者也
楊慎曰叙高祖與
羽決垓下僅六
十字而陣法戰法
之奇皆具柴將軍
在皇帝後此以上
陣法也淮陰侯先
合不利以下戰法
也曰不利用奇也
既却而左右兵縱
因其不利而乘之
此戰法奇正相生
也

按項羽方滅印
颯奪信軍功臣

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
正義曰壽州。漢王敗固陵。晉灼曰。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
兵而迎之。徐廣曰。周殷。武王行屠城父。正義曰。父音甫。今亳州縣。隨何劉賈齊
梁諸侯皆大會垓下。徐廣曰。七月。立武王布為淮南王。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
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
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
孔將軍費將軍縱。正義曰。二人韓信將也。縱兵擊項羽也。以縱字
為絕句。孔將軍。費將軍。費侯陳賀也。楚兵不
利。淮陰侯復乘之。正義曰。復。侯富。反。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
之楚歌。索隱曰。應劭云。今雞鳴歌也。顏遊秦云。楚歌。猶吳語也。
按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為楚歌。是楚人之歌聲也。以為漢盡得
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
東城。徐廣曰。十二月。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不下。漢
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
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

自危始此
按紀中凡奪軍
者三帝未嘗一
日忘信也信可
以見幾矣

真德秀曰按祠祭
詔及今此令才數
語而事理曲盡
陳長方曰漢高紀
詔令雄健孝文紀
令詔溫潤去先秦
古書不遠至孝武
詔令始事文采亦
變矣
楊慎曰皇帝曰義
帝尤後論至此使
人神觀頓改庶幾
或編素之有本末
也
王應麟曰漢高帝
起布衣滅秦楚自
後世處之必誇大
功業以為軼堯舜
駕湯武矣今其教
令如此言其簡而

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
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
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
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
以為便。便國家。甲午。徐廣曰。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陽。蔡邕曰。上古
次稱帝。其次稱王。秦承三王之末。為漢驅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高祖受命。功德
宜之。因而不改。正義曰。汜音敷。汜反。括地志云。高祖即位壇。在曹州濟陰縣界。張晏曰。汜水在
濟陰界。取其汜。愛弘大。而汜其汜。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
王。都下邳。正義曰。音被。悲。反。泗州下。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
正義曰。曹州濟陰城。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正義曰。洛州陽翟縣。徙衡山
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正義曰。長沙王吳芮都之。芮。在長沙縣北四里。番
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
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
臨江王驩。徐廣曰。一作尉。為項羽叛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
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

無自誇之意此所以貽厥孫子享四百年之祚歟
放英曰董公發義帝之喪紀信代漢王之死周苛烹項羽之罪論開國之勳當以山河帶礪之盟加恤典焉可也胡為殿上論功之日曾無一言及此漢真少恩哉
黃省曾曰自古輝赫于雲臺之上超冠于勳庸之表所以盟河山而垂萬世者孰非當世擢弄之匹夫哉是故伊尹夏之才也擢于耕畝遺之成湯而啓商呂望商之才也擢于鼓刀遺之武王以興周三傑秦之才也擢于困餓遺之沛公以立漢故曰有國家者賢才不可擢也

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正義曰高祖置酒雒陽南宮六里洛陽故城中與地志云秦時已有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孟康曰姓高名起魏相丙吉奏事高帝時有將軍臣陵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漢書曰高祖時有信平侯臣餽饌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

凌約言曰曰是日從善之決也書法按十月字疑誤高祖用秦正月後事當屬次年
王整曰二反對二自將對起而後單言利幾反故亦一格也
凌約言曰舜攝天子位替股猶存遂不拜乎古之道子尊不加于父母家令之言過矣雖感悟上心可以無賞
光緒曰漢王即皇帝位追尊先皇為昭靈夫人不封太公越議餘以家令言封太公為太上皇不加尊先皇並享而名號不相配豈厚父母耶當時叔孫通作漢禮儀豈智

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正義曰幾音機姓名也項羽之將為陳祖自將兵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如淳曰得在籍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李奇曰為恭也如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索隱曰按本紀秦始皇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已不有故事矣蓋太上者無上也皇者德大於帝故尊其父號太上皇也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索隱曰顧氏按荀悅云故雖天子必其有尊也無父猶設三老况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韋昭曰在南郡華容縣會諸侯於陳楚王

不及此哉或史
缺錄耶更考
王鑿曰朝太公與
上變事對家令說
與田肯說對皆善
之皆賜金五百斤
雖錯綜變化自是
整然

高參曰明王五載
一巡狩令諸侯各
朝于方岳大明黜
陟故刑一人天下
服其罪賞一人天
下勸其賢韓信未
有逆節漢祖不能
掛酌古典卒用陳
平計一朝繫信而
生諸侯之疑一二
年間韓王信反馬
邑趙相貫高謀相
人陳稀反代地歸
布盧縮之徒悉以
叛漢豈非偽遊雲
夢之名致之歟使
後世天子不復言
巡狩諸侯不敢議
朝親自始

信迎卽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索隱曰漢紀及漢書作因
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如淳曰時山東人秦形勝之國
張晏曰秦地帶山河得形勢之勝便者○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
萬秦得百一焉利百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由地勢高順流而下易故天下於秦懸隔千
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得百中之二焉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索隱
曰服虔云謂函谷關去長安千里爲懸隔接文以河山險固形勝其勢如隔千里虞喜云百二者
得百之二言諸侯持戟百萬秦地險固百倍於天下故云得百二焉言倍之也蓋言秦兵當二百
萬也齊得二十二亦如之故爲東西秦言勢相敵但立文相避故云二十二言餘諸侯十萬齊地形號
亦倍於他國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
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傾瓴水言其向夫齊東有琅邪卽
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
津號黃河北有勃海之利索隱曰崔浩云勃海出爲勃海郡地方二
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索隱曰以言齊境闊不齊得十二
焉應劭曰齊得十之二故齊稱王稱帝後復歸之卒爲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齊
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爲天下懸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
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西秦其勢亦敵也蘇林曰十
二得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故此東西秦也
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

呂祖謙曰天下既
定本是饑渴易爲
飲食之時只因僞
遊一事叛者九起
楊慎曰按百二十
二之語後世亦多
此例如云軍士奮
勇無一不當百又
當百錢亦曰百一
錢言一可當百也
王應麟曰書分封
如此則函谷之內
外淮水之東西居
然可見

按初止王功臣
至此始王兄弟
子
丘濬曰此三代分
封同姓爲諸侯之
遺意雖不盡合于
古而猶有古意存
焉光武懲七國之
變而盡廢其制晉
武懲魏人之孤立
而大啓其封其後
遂有藩王紛爭之
亂自是而後不復

餘日封韓信爲淮陰侯分其地爲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
數有功以爲荆王索隱曰乃王吳地在淮東也姚察按虞喜云總言吳別言荆者以
義縣本名荆溪王淮東弟交爲楚王王淮西子肥爲齊王王七
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漢書音義曰此言時民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
屬齊親子故大其都也孟說恐非○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
王信太原索隱曰信初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正義曰搜神記云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以備胡城
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括地志云朔州城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徐廣
漢鴈門卽馬邑縣城也攻韓信於馬邑卽此城郡上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爲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
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定襄
里有白登山上有白臺漢書匈奴傳云蹋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卽此也服虔云
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李穆叔趙記云平城東七里有土山高百餘尺方十餘里亦謂此也
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
仲爲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
丞相已下徙治長安索隱曰漢儀註高祖六年更名咸陽曰長安三輔

講此久矣 王章曰匈奴圍我 平城得春秋法漢 書改爲匈奴所圍 失體而文弱矣 許相卿曰作未央 爲陰陽厭勝之術 非道君以侈也師 古解是

凌約言曰按史刻 云是必非蕭何之 言審或有之何惡 在其爲賢相也夫 天下方未定爲之 者捐俸賜之不以 暇又安可重爲煩 費以壯宮室哉古 之王者明其德刑 而天下服未開宮 室可以重威也創 業垂統之君致其 恭儉以訓子孫猶 淫靡而不可禁况 示之以驕侈乎孝 武卒以宮室靡散 天下惡在其無以 加也

按蕭何治未央 宮壯麗爲高 帝都秦之意 朱翌曰碑之踐帝 位戴天子旗往朝 父誓腹嬰纓唯謹 如子道封弟象爲 諸侯高祖爲太上 皇壽至不忘怨言 及封其伯子猶有 葵頓之號視舜之 孝友何如其不 學之過也 徐中行曰西京 雜記以太上皇思 故豐邑里因作新 豐并移舊社舊巷 棟宇物色惟舊士 女老幼相携路首 各知其室放牛羊 鷄鴨於通塗亦競 講其家匠人胡寬 所營也又水經註 漢中洋川戚夫人 所生處夫人思慕 東鄉追求洋川帝 爲驛致長安然則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地理志云東垣高蕭丞相 營作未央宮正義曰括地志云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里長安故城中顏師古 云未央殿雖南嚮而當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 焉是則以北闕爲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 之術理宜然乎按北闕爲正者蓋象秦作前殿渡渭水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開道絕漢抵營 立東闕北闕關中記曰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玄武所謂北闕也索隱曰東闕名者 龍北闕名玄武無西南二闕者蓋蕭何以厭勝之法故不立說文云闕門 而東闕北闕蓋取其便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 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 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 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 乃說高祖之東垣過栢人正義曰栢地志云栢人故城在邢州 栢人縣西北十二里漢栢人屬趙國趙相貫 高等謀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亡自歸 雒陽廢以爲合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郟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三里 魏文侯十七年攻秦至鄭而還築在郟水之陽也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爲宣平侯是 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成高祖大朝 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禮器也受四升起爲太

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音灼曰許慎云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 曰江湖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猾爲無賴 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 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縮荆王劉賈楚 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正義曰括地志云 秦標陽故宮在雍 州標陽縣北三十五里秦獻公所造三輔黃 圖云高祖都長安未有宮室居標陽宮也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 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漢書云赦櫟陽囚更命酈邑曰新豐 正義曰酈音力知反括地志云新豐故城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四里漢新豐宮也太上皇時懷愴 不樂高祖切因左右問故答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鬪雞蹴鞠以此爲歡今皆無此 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徙諸故人實之太上皇崩後命曰新豐 酈邑築城寺徙其民實之未改其名太上皇崩後命曰新豐 代地酈展曰東海 人名酈曰酈上曰豨嘗爲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 封豨爲列侯徐廣曰豨攻定城 豨有功封豨夏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 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東往 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 能爲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



高祖撰作此伎倆矣。
凌約言曰兵阻漳水則曰吾知其無能為識地利將用買人則曰吾知所以與之為知人情。

呂祖謙曰史記書分趙山北立子恒為代王蓋子長遊歷四方識輿地之大勢故其書法簡明得主名山川之餘意若此類非一漢書多改之班氏蓋未達也。
王鑿曰春夏秋各以反時起而各以立子隨之。

縱酒漢書作佐酒。
茅坤曰以下叙得感慨淋漓。
王世貞曰大風三言氣籠宇宙張千古帝王赤幟高帝哉。
劉辰翁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古人以為伯心之存恐非也自漢滅楚後信越布及同時諸將誅死殆盡于是四顧寂寥有傷心者矣語雖壯而意悲自是亦道病矣或者其悔心之萌乎。
凌約言曰此歌與項羽敗自為歌詩美人和之泣數行下相對自是亦隨崩矣叙事有意劉辰翁曰後之為史者但曰還沛置

金。陷豨將。豨將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

行。王黃軍曲逆。文穎曰今中山。滹陰是。張春渡河。正義曰陳豨將也。又劉伯莊云彼時聊

也。今在博州西北深丘。通里記云王莽元城人。居近河。枯也。擊聊城。徐廣曰在平原。○正義曰括

也。今在博州西北深丘。通里記云王莽元城人。居近河。枯也。擊聊城。徐廣曰在平原。○正義曰括

之。太尉周勃道太原。漢書百官表曰太尉秦官。應劭曰自上安。入定代地。

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

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

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

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

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為梁王。子友

為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

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甄。徐廣曰在蕪縣。西。○正義曰音會。

音甄。非也。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正義曰沛

地志云沛宮故地在徐州沛縣東南二十里一步。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

二十人。教之歌。酒酣。應劭曰不醒不醉。高祖擊筑。章昭曰筑古樂。有弦擊

名曰筑。顏師古云今筑形似瑟而小。細項。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

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

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

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風俗通義曰漢書註沛人語

祖始登帝位。敬令言其後以為常耳。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

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

高祖。高祖曰。吾人眾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

邑。西獻。如淳曰高祖復留止張。正義音張亮反。飲三日。沛父兄皆

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

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

增訂通鑑輯覽 卷八 高祖本紀

酒召故人樂飲極歡足矣看他發沛中兒歌歌至酒酣擊筑歌呼起舞展轉拉下樓樓不絕俯仰具至直到空縣出獻已去復留諸母故人道舊又往對父老說豐恨事又佳古今文字淋漓盡興言笑有情少可及此

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服虔曰濞音披為吳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徐廣曰洮音道在江淮間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索隱曰代之縣名○正義曰括地志云當城在朔州定襄縣界土地十三州記云當城在高柳東八十里縣當常山故曰當城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索隱曰世家作幽王名揮負桀之兄陳涉魏安釐王索隱曰史闕名昭王之祖齊湣王索隱曰名地宜王之子王建祖趙悼襄王索隱曰名偃孝成王丹之子幽王遷之父皆絕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縮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縮正義曰縮食其也括地志云辟陽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三十里縮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縮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縮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為燕王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公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

倪思曰呂氏以一婦人同國事時蕭相國無恙既問及相國死後又問其次何其慮深也王世貞曰於乎叔圖書籍薦賢者平陽耶約三章法者平陽耶發關中老弱未傅詣軍及為民請死者平陽耶此皆無一焉而奈何與鄼侯並也然漢之所以為漢者一鄼侯足矣平陽以守為創毋拮据世人以新其名故功將於鄼侯而收其遠高帝則已懸燭計指之矣是故寧以平陽之後付懸之陵木強之勃而不欲令新進者持刀筆而操切其計也

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盧縮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四年十一月生至漢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漢書曰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縮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丙寅葬徐廣曰五月己巳立太子正義曰丙寅葬後四日至

增訂通鑑輯覽 卷八 高祖本紀

增訂史記評林 卷八 高祖本紀 十一 脩道館

虞瑋曰呂后之族韓彭也其意豈在安劉哉觀其匿高帝與與審食其謀欲盡族諸將弱惠自帝因以帝呂雖以鄙商危言而止亦豈能釋然於心幸天祚漢早殛之耳不然未必不為唐武氏也唐武氏易唐為周蓋祖於呂雉云

康海曰此紀逐年叙由亭長而公而王而帝而終作四大節錯綜變化不可捉摸

按白虎通云三王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

己巳即立太子為帝有本脫已至太上皇廟正義曰三輔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城之北高帝廟北高帝廟亦在故城中酒池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徐廣曰沛宮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鄭玄曰忠實厚也野少禮節也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鄭玄曰多威儀如事鬼神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僂徐廣曰一作薄一作僂音隱曰僂音西志反鄭玄曰文尊身之也薄荷習文法無惻誠也○索隱曰鄭音先代反鄭本作薄音扶各反本一作僂而徐廣云一作薄是互不同也然此語本出禮表記作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也斐又引音隱云僂音先志者蔽僂聲相近故以蔽為僂耳故救

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尚黑制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

王維楨曰此論只言沛公能變秦苛法得天之統故有天下此本論也

僂莫若以忠鄭玄曰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纁葬長陵皇甫謚曰長陵山東西廣百二十步高十三丈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正義曰括地志云長陵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索隱述贊曰高祖初起始自徒中言從泗上即號沛公命豪傑奮材雄形雲鬱揚素靈告豐龍變星聚蛇分徑空項氏主命負約弄功王我巴蜀實憤于衷三秦既北五兵遂東汜水即位咸陽統宮威加四海還歌大風

朱熹曰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夏紀贊用行夏之時事商紀贊用乘殷之略事至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纁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史記評林卷之八 終

增訂史記評林 卷八 高祖本紀 十一 脩道館

增訂史記評林卷之九 呂后本紀第九

史記評林卷之九

呂后本紀第九

吳興凌稚隆增補
溫陵李光縉增補

日本大鄉 穆點
伊地知貞鑿點

索隱曰呂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而始稱制正合附惠紀而論之不然或別為呂后本紀豈得全沒孝惠而獨稱呂后本紀上依班氏二分為二紀焉

呂太后者。徐廣曰呂后父呂公漢元年為臨泗侯四年卒高后元年追諡曰呂宣王。高祖微時妃也。緤按漢書音義曰諱雉。

定陶戚姬。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也漢官曰姬妾數百蘇林曰清河國有妃里而題八子之上○索隱曰如淳音怡非也茂陵書云姬是內官是矣然官號及婦人通稱姬者姬周之姓所以左傳稱伯姬叔姬以言天子之宗女貴於他姓故遂以姬為婦人美號故詩曰雖有姬姜不弄纒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

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

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

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索隱曰幾音其紀反又音祈賴

大臣爭之及留侯策索隱曰謂張良叔孫通等令太子與詞安車以迎四皓也太子得母廢呂后

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

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死事徐廣曰名澤高祖八年卒諡曰悼武王封其子呂台

鄭樵曰遷遺惠而紀呂無亦獎盜手董份曰言微時復言妃者古妃字妻之通稱
王維禎曰首及孝惠魯元敘事中提撮
楊維禎曰高帝有疑于盈而以如意為類已此太子之欲易也言既出如意已先生理矣縱託以蕭曹重臣不能為其母子地況騎項之八乎
宋濂曰高祖知呂后與戚夫人有隙然終不殺者以惠帝不能制諸大臣故委戚氏不顧為

增訂史記評林卷之九 呂后本紀

天下計也
劉知幾曰欲云定
天下誅大臣皆呂
后力而先以剛毅
標目此所謂說事
之端也

楊循吉曰呂宗為
侯劉宗為王非劉
氏功臣為王者一
人皆高帝制叙此
以見呂后不可王
而呂氏非王人者
也且以見後世之
獲全無幾也

按此文與帝終
所敘異
按太史公先摠
此一殿在前以
後叙呂氏廢世
諸王繼明白不
費力
按太史公用非
劉氏三字已合
呂氏不得為王
意
按漢紀云先是
太后囚戚夫人

為酈侯。徐廣曰酈一作郟。索隱曰。酈。台弟也。次兄呂釋之
為建成侯。徐廣曰惠帝二年卒諡康王。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
子襲號為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索隱曰。曹
子襲號為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為趙王。薄夫人子
肥為代王。諸姬子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子長為淮
南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弟交為楚王。兄子濞為吳王。非劉
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王。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
子趙王。廼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如淳曰。列女傳云。周宣姜后。既
索隱曰。永巷。別宮。名。有。長。巷。故。名。之。也。
韋昭云。以為在掖門內。故謂之掖庭也。
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
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
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
廼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廼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
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
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孝惠元年十二月。帝

夫人歌曰子為
王母為廢終
日常春分與死
為伍去數千里
誰可使汝呂
后聞之曰欲倚
弱子耶召趙王
欲誅之
司馬光曰為人子
者父母有過則諫
諫而不聽則號泣
而隨之安有守高
祖之業為天下之
主不忍母之殘酷
遂棄國家而不恤
縱酒色以傷生若
孝惠者可謂為子
小仁而未知大諫
者也
按師古云泛覆
也或曰傾去也

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
應劭曰。酖。鳥食。蠅。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也。黎明孝惠還。徐廣曰。卒。猶。比。也。諸。言。黎明者。將。明。之。時。趙王已死。於是廼
徙淮陽王友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諡為令武侯。索隱曰。令。音。齡。
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燻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
人彘。居數日。廼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廼知其戚夫
人。廼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
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
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
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
太后怒。廼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孝惠亦
起。取卮欲俱為壽。太后廼恐。自起泛孝惠卮。索隱曰。泛。音。捧。泛。也。齊王
恠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酖。齊王恐。自以為不得脫。
長安。憂齊。內史士說王曰。徐廣曰。士。一作。出。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
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日。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諸。侯。王。女。曰。公。主。蘇。林。曰。公。五。等。尊。爵。也。春。秋。聽。臣。子。以。稱。君。父。

王維積曰惠帝欲生趙王不獲意乃保齊王仁哉

按師古云內史王官士其名也

茅坤曰此奇計與長公主所獻上林之地同

徐禎卿曰書留侯子惜留侯也而年少不足怪特丞相竟從之是可怪耳茅坤曰子房為呂后畫計招四皓以安太子而其子為呂后畫計將諸呂居南北軍以危劉可恨

茅坤曰使平勃有殉國之忠豈得動

按陳平周勃不以此時極諫而顧阿諛曲從迺致釀成其禍他日雖有安劉之功僅足以贖今之罪耳故曰八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

王維積曰陳平絳侯不以此時折逆萌禍乃欲俟劉危而後全之何也

婦人稱主有主孟噴我之比故云主環曰天子之女雖食湯沐之邑不君其民○索隱曰啗音徒濫反按主是謂里克妻即優施之語事見國語孟者且也言且啗我物我教汝婦事夫之道比耳比音必二反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廼食數城王誠以一

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廼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王太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呂后喜

許之廼置酒齊邸各起邸第於京師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成就索隱曰漢宮闕疏四年築東面五年築北面漢舊儀城方六十三里經緯各十二里三輔舊事云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

十七年生崩時年二十三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應劭曰入侍天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正義曰解絕實反言哭解墮有所思也又丞相曰何解

辟彊曰帝母壯子正義曰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廼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廼哀呂氏權由此起廼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

安陵皇覽曰山高三十二丈廣袤百二十步居地六十畝皇甫謐曰去長陵十里去長安北三十五里太子即位為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噀血盟索隱曰噀鄭氏音使接反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帝太傅應劭曰古官傅者覆也瓊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廼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索隱曰韋昭云辟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廼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

安陵皇覽曰山高三十二丈廣袤百二十步居地六十畝皇甫謐曰去長陵十里去長安北三十五里太子即位為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

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

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噀血盟

又云或作作噀又音丁牒反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

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帝

太傅應劭曰古官傅者覆也瓊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廼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索隱曰韋昭云辟

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廼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

凌約言曰欲侯諸呂則有先封而以

按分王諸呂一段與叙高帝時諸王一

按無事亦書按婦人無爵今有爵

凌約言曰王陵爭非劉氏而王宮中已有非劉氏而帝者矣

呂為漸四月太后欲侯諸呂廼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為博城侯徐廣曰姓馮○正義曰括地志云宛州博城本漢博城縣城魯元公主薨賜諡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索隱曰盧音墟琅邪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朱虛故城在青州臨朐縣東六十里十三州志云丹朱遊故虛故云朱虛也盧猶丘也朱猶丹也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為平定侯徐廣曰姓齊○正義曰姓齊少府延為梧侯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軍匠起作宮築城也乃封呂種為沛侯徐廣曰釋之子也○正義曰呂種故地在徐州沛縣古城也呂平為扶柳侯徐廣曰呂后姊子也母字長姁○正義曰括地志云扶柳故地在冀州信都縣西三十里澤中多柳故曰扶柳張買為南宮侯徐廣曰其父越人為高祖騎將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為淮陽王韋昭曰今陳留郡子不疑為常山王正義曰括地志云常山故城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本漢東垣邑也子山為襄成侯索隱曰按下文更名義又改名弘漢書襄成侯唯云名弘蓋史省文耳按志襄城屬潁川子朝為軹侯索隱曰軹在軹縣音紙○正義曰括地志云軹城在懷州終原縣東南十三里七國時魏邑子武為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正義曰初呂台為呂王後呂產王梁更名梁曰呂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為胡陵侯徐廣曰釋之少子○正義曰胡陵縣名屬山陽章帝改曰胡陵續康侯後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成侯山

為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台薨諡為肅王太子嘉代立為王三年無事漢書云秋星畫見四年封呂頹為臨光侯呂他為兪侯索隱曰他音隨兪音輸○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師城在德州平原縣西南三十里本漢師縣呂他邑也呂更始為贅其侯徐廣曰表云呂后弟子淮陽丞相呂勝為贅其侯○索隱曰按表贅其在臨淮呂忿為呂成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呂成侯在南陽縣西三十里呂何先祖封及諸侯丞相五人徐廣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開宣平侯女為孝惠皇后時無子詳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正義曰劉伯莊云諸美人子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廼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為亂廼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命者徐廣曰無命字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歡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歡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廼失惑懼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



增訂史記評林 卷九 呂后本紀 四 備道

按師古云即元年所立山為襄城侯者更名曰義也
按百官表云太尉秦官掌武事

深羣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為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為太尉五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為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為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興居為東牟侯案隱曰韋昭云東萊縣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奔國自決中壑兮蒼天學直徐廣曰舉一作與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財為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死以民

茅坤曰此歌可以擬屈宋
按師古云舉直言已之理直冀天臨鑒之
按財載通魏其傳輒令財取為用義同

茅坤曰文帝不敢徙趙便有畏呂后而自遠之識
黃震曰按呂后殺其子孫而王母家使母家無少長皆

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己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為我也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徙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為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女弟呂嬃案隱曰韋昭云嬃有女為營陵侯劉澤妻澤為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為害廼以劉澤為琅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弃宗廟禮廢其嗣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為魯王敖賜諡為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徐廣曰呂后兄子也前封武信上侯位次第一如淳曰功大者在位上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也請立為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為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

增訂史記評林 卷九 呂后本紀 五 脩道

斬而身亦死于崇
禍史邊備著之可
為萬世女后戒

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肅王。
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封通弟呂莊為東平侯。三月中呂
后被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正義曰。掖。旁弗反。又音廣。忽
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崇。高后遂病。掖傷高后為外
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廼封張敖前姬兩子。侈
為都新侯。壽為樂昌侯。徐廣曰。今細。陽之池陽鄉。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
謁者張釋為建陵侯。徐廣曰。一云。張釋。卿。朝按。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實贊受事。中謁者。後常以奄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奄人也。
呂榮為祝茲侯。徐廣曰。呂。后昆弟子。諸中宦者令丞皆為關內侯。食邑
五百戶。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其身。有加異者。與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風俗通義曰。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稱關內侯。七月中
高后病甚。廼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
軍。呂太后誠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
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
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制。辛巳。高后
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蔡邕曰。皇子封王。其賞古諸侯也。加號稱。賜所以為身後恩澤。將

按呂后遺詔修
賜所以為身後
恩澤

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
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皇甫謐曰。合葬長陵。皇覽曰。高后山各一所也。以左丞相審食
其為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
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高帝
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
誅。廼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
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
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廼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
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
王廼遣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
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
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索隱曰。比。音
也。趙。隱王。如意。趙幽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為四。忠臣進諫。
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

真德秀曰高祖為
義帝發喪告諸侯
曰願從諸侯王擊

晉丁巳平林 卷九 呂后本紀

楚之殺義帝者齊王遣諸侯書不曰誅諸呂而曰入誅不當為王者其意頗同猶有古辭命氣象

歸有光曰寫人心事情收拾殆盡

尤瑛曰此見呂氏盤固

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廼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廼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廼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廼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索隱曰猶鄒音以獸反與音預又作豫崔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廼與丞相陳平謀使

茅坤曰千金一縷之謀

楊維禎曰或問酈寄為賣友予曰漢之賣友則有其人如酈侯戶牖是也雲夢之偽鍾室之給煤致淮陰以寃死二子賣友君子忍之寄之賣祿非出于素心而出于平勃之劫其父也則非二子之比已安得謂之賣友耶按呂氏先免食其恐其內與大臣合謀也

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索隱曰吳楚齊淮南琅琊代常山王朝淮陽王武濟川王太是九王也呂氏立三一王索隱曰趙王祿趙王通也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廼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頹頹大怒廼若為將而奔軍呂氏今無處矣索隱曰頹師處所也廼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尙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廼



朱翌曰戰國策王孫賈入市中曰淖齒殺閔王欲與我誅者祖右從者四百八與之誅淖齒周勃誅呂氏用左祖之策本此

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廼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徐廣曰姓紀也索隱曰張晏云紀信子也今符節令也廼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秦官也掌諸侯歸義蠻夷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兄不欺已徐廣曰音況字也名寄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禮為劉氏左禮軍中皆左禮為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廼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廼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徐廣曰訟一作公謂按章昭曰訟猶公也索隱曰章昭以訟為訟說也廼遣

軍中太尉之令嚴矣非以規人心之從違也

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鬪遂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表如淳曰百官中後轉為光祿勳也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

按師古云節信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為信也章與謁者同車故為門者所信得入長樂宮

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頹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為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遣朱虛

邯鄲曰武后悉誅唐宗室而呂氏不殺朱虛侯者以齊為之殿也然呂氏徒以女親人而不知所親非以女也

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

志不可奪兵可恃而嬰之謀不可恃呂氏至是亦無策矣

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

呂氏至是亦無策矣

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

呂氏至是亦無策矣

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

呂氏至是亦無策矣

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

柯維祺曰少帝非張后子或是後宮所出亦不可知史謂大臣陰謀意少帝畢竟呂氏黨不容不誅耳

按此議立齊王其朱虛侯令齊發兵本謀耶文帝之不加恩亦以此

按二陰字相應

董份曰袁盎言帝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所云六乘者蓋文帝料漢事已定止用六乘急赴不多備耳張晏說非是文帝紀命張武等六人乘傳恐即此云

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為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駙鈞。駙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廼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廼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張晏曰備漢朝有變欲馳還也。或曰傳車六乘。後九月晦日己酉。九月也。時律曆應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則閏月。為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為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廼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培兵罷去。徐廣曰。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公廼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御物天子至尊不敢溲瀆。

按師古云安之言住何所也

凌約言曰一篇關鑿地在王諸呂誅諸呂上着力以漢室興替所關也太史公乃見其大者

王維積曰呂氏紀凡三大段一高后稱制一大臣誅呂一大臣謀立

趙恒曰刑措則罪人是希務農則衣食滋植所謂天下晏如也而政乃不出房戶幾乎女中堯舜也紀與贊互見功罪不相辨

言之故託於乘輿也。乘輿猶載也。與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師宮室為常處。則當乘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言之也。故或謂之車駕。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廼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蔡邕曰天子有大駕小駕。法駕上乘金根車。駕二十六馬。有五時副車。駕四馬。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廼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培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諡為孝文皇帝。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索隱述贊曰高祖猶微呂氏作妃及正軒掖潛用福威志懷安忍惟狹猜疑置鳩齊悼殘疑戚姬孝惠崩殞其哭不悲諸呂用事天下示私大臣菹醢支孽衰夷禍盈斯驗蒼狗為靈

史記評林卷之九 終

此篇之旨，在於論述帝王之德業，及其所以能成其業之由。其言曰：夫帝王之德，猶天之有日月也。日月之照臨天下，無時或間，帝王之德業，亦當如是。然則帝王之德，豈易言哉！夫帝王之德，在於其心。心正則身正，身正則家齊，家齊則國治，國治則天下歸之。此帝王之德所以能成其業也。

此篇之旨，在於論述帝王之德業，及其所以能成其業之由。其言曰：夫帝王之德，猶天之有日月也。日月之照臨天下，無時或間，帝王之德業，亦當如是。然則帝王之德，豈易言哉！夫帝王之德，在於其心。心正則身正，身正則家齊，家齊則國治，國治則天下歸之。此帝王之德所以能成其業也。

(This page is mostly blank or contains extremely faint text that is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or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